

新中國叢書

第三十種

時局人物

第二集

新中國報社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

時局人物 二集 目錄

英國生產陣中諸巨頭	一
商而仕的皮佛勃洛克	八
英國財閥沙遜	一四
沙漠間諜勞倫斯	二四
愛爾蘭鬥士伐勒拉	二九
英人心目中的林白上校	三一
林白上校致美國國民公開信	三五
同情林白的辛克萊·路易士	三九
華盛頓十條好漢	四二
羅斯福的智囊團	四六
羅斯福祕書史蒂芬遜·歐萊	五〇
美國副國務卿威爾斯	五八

國際法西斯運動幕後人——福特	六四
墨西哥總統卡瑪卓	六七
土耳其總統伊諾奴	七一
塞拉西四幕劇	七五
葡萄牙總理薩拉柴博士	八〇
保王鮑利斯及其左右	八三
李查王與伊朗	八九
匈牙利攝政霍第	九二
阿富汗遜王烏拉訪問記	九四
緬甸行政長官巴莫	九八
緬甸前首相烏沙生死之謎	一〇一
泰國畢本首相會見記	一〇四
印度二鮑斯	一〇
反英鬥士甘地	一三

英國生產陣中諸巨頭

近來英國生產陣營的最大特色，就是左右兩翼業已交流，資本家方面的代表和勞動者方面的代表正獲得相當的協調。誠然，從保守黨和勞動黨合力組成的聯合內閣性格上觀察，自屬當然之事。蓋欲超越政治上之考慮而圖戰時生產有效地擴充，則從經驗上着想，資本陣營和勞動陣營的協調，顯屬必然條件。由於上述生產陣營變換的結果，於是下述英國生產首腦部的姿態遂應運而生。

資本家代表李德爾登

現在英國生產陣營中的最高權威，要算身任戰時生產大臣而列席戰時內閣的李德爾登。他正代表了資本家方面的權益而掌握着現下軍需工業的指導權。他不僅是資本家方面的代理人，也是英國特權階級的又一翼——貴族階級的代表。他有伊登學院及劍橋大學煌煌的學歷，他的夫人就是李滋公爵的千金，素以才貌雙全聞名，爲英國社交界首屈一指的名流夫人（方於去春故世）。我們從這些事實看來，已可明瞭他和英國貴族階級的關係是怎樣的密切的了。他在上次世界大戰時，一如許多貴族子弟一樣，很早就以志願兵資格，挺身從軍，旋升任大佐之職。邱吉爾把他從實業界一手提拔起來，先叫他擔任商務大臣，初試鋒芒之後，馬上以閣員資格被派到北非去當政務長官，擔負埃及遠征軍和本國內閣間連絡的重責，以磨鍊政治手腕，結果大致未辱使命，於是把他調回本國，放在戰時生產大臣的重要椅子上。他以生產大臣資格在議會作處女演說時，恰是去年七月因里比亞戰敗問題而提出不信任的

時候，他拿出股東大會演說姿態來發表演說，曾遭議員們集中揶揄，大呼負負不止。但二星期後，他在議會說明擴軍狀況時，情形完全改觀，前後判若兩人了。他在議會振振有詞，發表英國產業機構改組完成的經過，同時宣傳英國飛機工業過去一年半增加二倍半的生產，並謂其他軍需產業也大約增產了三倍，於是李德爾登固然趾高氣揚，一班議員老爺也躊躇滿志了。

其實，這不過是排列着許多數字，髣髴戴上一個鬼臉嚇嚇人的常套手段。但在美國方面的生產陣營中，推出納爾遜、鮑根斯、哈里曼等許多實業界出身的巨擘的情勢下，如果李德爾登擔任英國方面的代表，那就不得不說是適任之至。據說李德爾登過去渡美的時候，曾與美方在情投意合之下，關於所謂英美軍需品企業同盟案有所協議，這種英美金權集團，不容我們不在生產戰上加以相當的警戒的。

工人出身的貝文

在英國戰時內閣，和李德爾登並駕齊驅，以勞動者方面的代表資格而指導生產戰者，乃是勞動大臣貝文氏。貝文氏的出身很貧賤，誰都知道他是賣過冰淇淋的。起初的時候，他是碼頭工會的會長，很有些潛勢力，隨後一躍而任英國最大工會——擁有八十五萬工人的全國交通工會書記長。他始終是一個英國工會運動的中心分子。直至邱吉爾內閣成立，才開始踏上政治舞台。他是英國工人的唯一領袖，具有絕大的潛勢力，以及他有強韌無比的性情之類，渲染得像神話似的在傳說着。所以他踏入政界後，很引起左右兩翼的注視，甚至是邱吉爾的後繼者的呼聲，也曾一度瀰漫過英國的政界。

但是，現在他已逐漸喪失人望起來，踏上政治舞台二年半後的今日，出乎貝文意料之外，不僅保

守黨方面時常有嘲笑聲浪送到他的耳膜裏來，就是自己方面的勞動黨內，也不時傳出難堪的不滿聲。

如果推究他漸失人望的原因來，因為他從工會運動轉入仕途之後，自也不難在幾種地方有些得意忘形起來。同時，也是保守黨神乎其技的懷柔政策奏了功，鬥士貝文勢將化為資本家走狗的反映。但眼前的貝文，在組織勞動方面的潛勢力，仍屬不可輕侮。因此從保守黨方面立場說來，利用他作為工具，以誘引勞動大眾為戰爭努力，還很有效用。英國眼前最感煩惱的是勞動力的不足問題，在業已動員十分之一人口的今日，各方產業部門還是紛告人力缺乏。這種人力恐慌，在船舶及煤礦部門，尤為顯著。

貝文氏對於支配者保守黨暗中還負着一種任務。就是他以多年工會運動指導者資格，對於屢以戰後實行社會主義向政府要挾的勞動黨尖銳分子，實施巧妙的懷柔，慰撫他們，說服他們，使之默然無言，以與政府合作，而為戰爭努力。邱吉爾叫他步入戰時內閣，並得和資本家方面權威李德爾登分庭抗禮者，其原因也在於是。

再說英國戰時內閣中和產業界有關的次等脚色。代表特權階級方面的，計有軍需大臣達更，糧食大臣胡爾登，石油大臣勞合喬治；代表勞動階級的計有飛機製造大臣克利浦斯，商務大臣達爾登，鑛務大臣格林費爾。兩方旗鼓相當適成均衡之勢。軍需大臣達更係掌管產業資材的分配的，他曾任英國鋼鐵協會執行委員會書記長，英倫銀行理事，電氣局長等要職，真是天造地設的資本家代表。糧食大臣胡爾登也是英國最大聯合公司的老闆，名馳全國，因此他的食糧統制對於大企業方面待遇特厚，對於中小企業則威脅備至，曾一度遭受中小企業界之猛烈抨擊。他是有名的巨猾，他居然把社會政策巧妙

地利用，在推行食糧政策時，夾雜着社會政策，並把政府龐大的補助金活用起來。他依靠了這個手段，以防止食糧的飛漲，同時並運用小惠，對幼兒及妊婦實施牛乳的免費配給，他就施行着諸如此類的政策，處理戰時下困難的食糧問題，頗舉相當的成績。他這一次雖是初次踏上政治舞台，但是他的政治手腕很為各方所推崇；甚至有人說胡爾登有造成保守黨巨頭之望。

勞合喬治就是那老勞合喬治的兒子，但他之所以高踞目前的地位者，却也未必全是占他父親的餘蔭，他也自有其獨特的手腕，一般公認英國青年官僚間，他是比較最有希望的一個。

克利浦斯的昇沉

再說勞動黨方面，這一次榮任飛機製造大臣的克利浦斯，誰都知道是英國的一尊人物。克利浦斯曾經和貝文同樣，一時大受英國朝野的推戴，被數為候補首相的人才。但是他因印度問題遭到了失敗，同時好像他所抱負的社會改革思想，似乎批了邱吉爾的逆鱗，所以從英國戰時內閣一脚滑倒，落在飛機生產大臣的地位了。然而像他那樣才氣縱橫，狷公無比的前進人物，畢竟肯不肯跟在李德爾登的下風，闐然無聲呢？此後一定波折正多，我們等着看好啦。他在蒙了共產主義的面具和勞動黨幹部發生正面衝突之後，不久即榮任為駐蘇大使，大交其好運，曾昇格為副首相。而現在又一落千丈，跌到「伴食宰相」的階級了。這樣免起鵬落的他，不肯就此一蹶不振默爾而息，是可以預料的。他所懷抱的共產主義——澈底的親蘇主義，在今後英國生產陣營中，勢必掀起相當的胎動和反抗，這是毫無疑問的吧。

商務大臣達爾登，原是倫敦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他老早就是一個勞動黨的指導者。在邱吉爾內閣

才開始經濟戰爭大臣，發揮他充滿學者氣味的觀念論，而且他是喜歡強調勞動黨一派的實行力而剛復自用的人。在大東亞戰爭前，強調經濟壓迫日本政策的也就是他。然而他雖時發宏論，擾攘不休，不過他本人却並不受政界的重視，若照保守黨陣營看來，不過是一個善於緩和勞動階級不平的人物吧了。

鑛務大臣格林費爾，是一個純粹煤鑛夫出身的勞動黨黨員。他也向來沒有實在勢力的。從前趕急增產煤量問題甚囂塵上的時候，他雖是一個身當其衝的當事者，但他的發言竟無力得可憐，簡直不被對方一顧。就是在實現煤鑛歸入國家統制的時候，也只是一個中樞方面的應聲蟲。現在他縱高踞鑛務大臣的大位，其實一點兒也沒有實權。

這樣看來，英國軍需產業界在表面的構成上，似乎資本家方面和勞動者方面具有很均衡的人的配置。其實特權階級仍保持着絕對的勢力，並未呈動搖之勢。而且這些特權階級還有一種特質，他們觀察時勢非常敏銳，他們能够因時制宜的運用靈敏的手腕，任意利用那勞動階級的代表人物。這一點，便是英國難以小覷的地方。

皮佛勃洛克下場

除了上述以外，在英國產業戰線還有兩個不容忽略的人物，就是皮佛勃洛克和皮佛立第。皮佛勃洛克會受邱吉爾重用，對於飛機和坦克車的增產上頗舉相當的功績。尤其是增加坦克的生產，曾在短時期內獲得良好的成績。現在在戰線上應用的通稱「邱吉爾坦克車」的重坦克，大部份是皮佛勃洛克任軍需大臣時代的產物。可是這位老伯伯有一個狼奔豕突般猛進的脾氣，只知道向着自己的分野驀地疾進，不願和他人取得協調和聯絡，所以在戰時下異常複雜的生產陣營中，結果終究成爲衆人側目的人

物。於是邱吉爾也難以庇護到底，不得不沉着臉退出政治陣線了。然而他的推進力畢竟是非常豐富的，只要碰到英國產業界又遭遇難關而需要強有力的推進力的時候，不無他重作馮婦的機會。皮佛勃洛克雷厲風行的推進力，就是我們不容忽視的所在。

再說皮佛立第是一個英國數一數二的經濟學者，他在倫敦大學曾經當過主任教授，此人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學究，他有一再參與實施行政的經驗。在上次世界大戰時，曾被起用為軍需部副部長，在當時的食糧部裏也有着他的成績，其後又當過失業保險立法會會長，鑛山爭議調停委員會委員長之類。這一次又被政府聘為產業顧問，有許多重要法案，都是他的手筆。去年春間被提出議會的燃料分配法案全部是他起草的。他用了學者緻密的頭腦，把那非常複雜而龐大的燃料分配辦法，規劃得周詳無比，這一點甚為經濟界所重視。可是不知如何，這個法案忽遭輿論和議會的總攻擊，政府方面終於不得不自動撤回。但去年年底燃料節約的試驗期已過，這個法案勢將改頭換面再出現於議會，那時候，皮佛立第，自然可將成為英國燃料分配的中心人物了。

抄襲德國的保險法

最近被提出議會的社會保險法案，也同樣是皮佛立第所起草的。這社會保險法案，是着眼於戰時及戰後勞動階級的福利之增進者。惟據德國方面的廣播，謂這種保險法案的大部份，都是盜用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理論的，這種保險法規，在德國是幾年以來早已實施着。但德方儘管嘲笑，以英國而論，終究不失是一種優良的新法律吧。因為英國勞動黨的左派份子，正以一經由現戰爭而期達社會主義之實踐一為其指導目標，所以英國支配階級的特權階級，拉致皮佛立第那樣熱心改良社會的人物，以

圖規避英國勞動階級的銳鋒。

說到英國的軍火增產來，自從前年（民三十年）一月起才逐漸踏上軌道的。以後便極度壓迫和平產業，和軍需工業的積極改組。由於推行合理化，頗呈相當的增產。不過照現狀看來，英國的軍火增產爲了原料的獲得困難及人力的缺乏，終於漸達極點之限度。今後若想斷行更進一步的增產，非實行適當的社會改革，恐難辦到的了。這是最有力的見解，然而當此重大時期，李德爾登和貝文左右兩翼的結合下，即資本陣營和勞動陣營的攜手下，將展開怎樣的姿態？這實在是頗感興趣的事。（學誠譯·三十二·一·十二）

商而仕的皮佛勃洛克

沒有幾天之前，英內閣突然改組，飛機材料供應大臣皮佛勃洛克勳爵，奉調爲國務大臣。

皮佛勃洛克的大名，對於中國人士好像很生疏，不及邱吉爾，艾登，或哈立法克斯來得響亮。可是在英美，提起這位怪傑，幾乎是人人知道的。他是英國報界的大王，他所發行的「每日快報」日銷二百六十萬份，爲全世界各報之冠。

操縱英國輿論

他操縱英國輿論，和美國報王哈斯志操縱美國輿論一樣有力。下面所概述的，就是關於他的奮鬥史，個性以及其它簡單的介紹。

皮佛勃洛克曾指出，美國人喜歡的是賺錢，英國人愛好的却是政治，這是兩國民族基本上的差別。不錯，他這句話，不單說及別人，而且也包括了自己，所不同的，他本來是加拿大人，而不是美國人。

如果心理健全的人，是最能適應環境的，那末，他就是最能適應環境的典型人物。他於一八七九年出生於加拿大翁太利奧州北部，某村落的一個縉紳家庭中，父親是清窮的牧師，家裏還有八個同胞兄弟。二十歲就脫離家庭自立，到了三十歲，就已成爲擁有數百萬家資的鉅富。他的謀生過程是這樣的：十八歲離開學校，去到一所藥房沖洗藥瓶以餬口，暇時研究法律，不久自己開設一所球場，出

賣縫機，又經營保險和公債的事業，最後他做了銀行家史戴爾氏的祕書，史氏十分信任他，就由他支配資金，發展事業，從此他就一帆風順，鴻運高照了。

到了一九〇六年，他和加拿大某少將的令媛結婚，那時他的營業已達最高峯，他所經營的水門汀業壟斷了整個的加拿大，他就想棄商從政，到英國嘗試政治生涯。

他到了英國之後，在一九一〇年選舉運動中頗為賣力，於是就被任命為國會議員，並且由他各方面活動的結果，把勞合捧上了首相的職位。他自己雖因政黨和政治的經驗還很淺薄，沒有資格入閣。但是等到第一次大戰發展到最後階段時，總算獲得了情報大臣的職位。大戰結束後，他受到勳爵的封號，不久，又得到從男爵的頭銜，他在政治舞臺上雖然不是一位演說家，却被一般公認為幕後的有力操縱人物。質言之，他在英國政治奮鬥的成績，並不亞於他在加拿大時的商業奮鬥的成績。

開始舉辦新聞事業

在第一次歐戰結束後，他以八五、〇〇〇元的代價，接收了銷路日趨末落的「每日快報」，而開始舉辦新聞事業。當時他的朋友諾爾斯克立夫勳爵，即銷數最旺的「每日郵報」的出版人，嘲笑他舉辦新聞事業不會成功。他聽了心中倒很快樂，朋友說他不會成功，他偏偏要成功，他就立志要把「每日快報」辦成爲全世界最聞名，銷路最旺的新聞紙，他在剛接收的時候，全年須得虧耗二百萬元，每日的銷數約四十五萬份。我們知道在昇平的時候，倫敦日報的定戶，都有一份意外生命保險單，如果他遭逢意外而死，如輾斃，溺斃，觸電之類，（被人謀害例外）他的家屬，就可從有關係的報館，領到一筆鉅額賠款，當時保險金額出得最高的，自然就是「每日郵報」。皮佛勃洛克就把「每日快報」

的保險金，拾得比「每日郵報」的還要高，諾爾斯克立夫也不甘示弱，增高了「每日郵報」的保險金，後來皮佛勃洛克的「每日快報」又超過了他。

和「每日郵報」競爭

兩個人相持不下的結果，却便宜了他們的定戶，「每日郵報」和「每日快報」常年讀者的意外生命保險金，均達到五〇、〇〇〇元，這樣一來，皮佛勃洛克就須在他的虧損項下，多增一筆六〇〇、〇〇〇元一年的消耗。但是「每日快報」的銷數就一躍而達到五〇〇、〇〇〇份。諾爾斯克立夫更吃虧，他因為有二、〇〇〇、〇〇〇份定戶，所以他的損失，為皮佛勃洛克的兩倍，這次競爭的結果，「每日快報」的威信大振，被一致公認為重要的新聞紙。皮佛勃洛克覺得這樣仍舊沒有貫澈他的素志，就竭力設法怎樣才能吸引更多的讀者，他為增加讀者興趣計，就在每星期日，多出版一份特刊，每晚另出一份小型報，定名「標準晚報」贈送讀者，他的種種努力，收到了極大的效果，「每日快報」的銷路果然激增至二、六〇〇、〇〇〇份，成為世界上流通最廣的報章。——皮佛勃洛克的目的畢竟達到了。

他在辦報的初期，是年年虧本的，等到銷路興旺後，廣告的收入也大量激增，每年除開銷外，反有數十萬元的盈餘。他對於這倒並不在意，因為他現在已是一個典型的英國人，他所企求的是「政治」，而不是「金錢」了。

榮任航空供應大臣

講到政治，他是一個喜動而不喜靜的人，他很贊成邱吉爾和勞合喬治，認爲他們是積極有爲的政治家。鮑爾溫和張伯倫之輩，却爲他所不齒，把他們當作平庸無能的人看待。他曾發動強有力的輿論，激烈攻擊鮑爾溫內閣，必欲推翻之而後已。他對於張伯倫內閣，也同樣不客氣地加以非難。

去年邱吉爾接任首相的時候，最表歡迎而又最感興奮的就是他。在平庸首相執政時期不願作官的他，這次却榮任航空供應大臣之職，從此他就以已往在商業上和報業上奮鬥的精神和經驗，貢獻於新的政治工作上。他徵集了全英國男子的鋼質保安剃刀，和女子的鍋釜，去做飛機的材料。而且憑他已往數十年來和美國商業上的交情，儘可能的把美國所有新出產的飛機都購置過來。他這樣努力的結果，自然表現出顯著的成績。本來英國飛機的出產額，不能達到預定額的，經他接管後，反能超出預定額的數倍。至於他和邱吉爾是否能挽回大英帝國的危運，這是另外的問題。他在商業上，新聞事業上，和政治上，所儘量發揮的奮鬥精神的確是令人欽佩的。

怪人中的怪傑

皮佛勃洛克在英倫所以能够享受盛名，一半固然是依靠了他的奮鬥精神，一半却是依賴了他的怪癖。美國人士總以爲英國人是頑固不化，拘泥形式，紳士脾氣，我行我素。其實大多數的英國人，除上述特點外，還有種種怪癖的脾氣，在倫敦城比世界上任何別的都市，更多着形形色色的怪人。倫敦的上層社會，差不多都相信鬼，妖怪，答責妻子，狩獵狐狸，崇拜匈牙利王室等等。皮佛勃洛克却是一般怪人中的怪傑，下面所記的，不過僅佔着他怪癖中的小部份呢。

有一次當他在辦公室內接見一位貴賓的時候，一個軍官走了進來，他就對那個軍官大聲喝道：「

糊塗虫，我已經把你解雇了，你拿一星期的薪水去罷！」那個軍官長嘆一聲，神氣沮喪地退了出去。這時候，那位貴賓，不禁暗暗佩服他辦事的認真，毫不殉情。但後來等到貴賓去後，他就召那個「解雇的軍官」進來，對他說道：「你這次表演得很好，沒有露出馬腳來。」

喜歡搜集新奇機件

他很喜歡旅行，中途又喜搜集各種新奇巧妙的機件。一次，他在美國某處遊歷，發見有新出的、輕便的袖珍收音機出售，於是就購了三具，預備帶回英國去，給親友們開開眼界。不料返國後，在倫敦發見了更小的收音機，他索性也購置了幾架。當他回到鄉鎮和親友們宴會時，他突然從行李箱內取出那幾架小巧玲瓏的收音機，一連串的懸在項下，跳着舞着，簡直和猴子一樣，他的親友們都被他弄得莫名其妙。

他不但愛好收音機，而且更愛好電話機，他在家裏所裝的電話機，多得不可勝計，在英國任何那一個人，都沒有這樣多。他更在屋外的角隅，也裝了許多電話機，這完全是學美國報界大王哈斯志的樣。

他患了喘哮症，當他沒有別的方法引起人家對他注意的時候，他的喘哮症，特別患得嚴重，甚至整天地上氣不接下氣的咳嗽着，好像連話也不能講的。他就鄭重其事地召集大批醫師，診療他的「病症」。說也奇怪，等到他受命為航空供應大臣後，他的喘哮症，不治而自愈，到現在連打嚏也差不多忘記了。

他最懂得反宣傳

大多數的新聞出版家，都很難爲讀者大眾所明瞭，他們有謙恭的心理，不敢在自己出版的報章上明目張膽地自誇，但是爲謀自己的榮譽起見，更不願說自己不好，然而他們常懷着妒忌的心理，不願去頌揚出版界的同事。這樣一來，他們在報上的名氣反不如報館中地位最低的僱員。皮佛勃洛克早已想到這一層，他熟諳讀者們的心理：不相信他的報章刊載他自己的事實，如果他的報章爲自己歌功頌德，反而會暴露虛偽，而爲讀者們所厭惡。他策劃了一個巧妙的反面辦法，他准許下屬儘量在他的報章上諷刺他，不論是漫畫也好，文章也好，總要極盡笑罵的能事，把他當作萬人指摘的笑柄。在他附辦的「標準晚報」上，一位聞名的漫畫家羅（Low），不斷的發表主人皮佛勃洛克的奇形怪狀。在羅的漫畫中，皮佛勃洛克變成妖怪，昆虫，或惡鬼。「每日快報」特欄幽默作家威廉希基，和「標準晚報」特約員金羅斯，所發表的滑稽故事裏，也把皮佛勃洛克當作引人發噱的小丑角色。皮佛勃洛克不但縱容自己的下屬嘲弄他，并且提出鉅額獎金，賞給外界諷刺他特別激烈的人。當他在曼徹斯特發表關於帝國貿易的演辭時，「曼徹斯特衛報」的社論鄙夷他爲「幻夢小販」，皮佛勃洛克就立刻僱用這位酷評家史潑林，替「每日快報」寫社論。看了上面的種種，他的怪癖當然是可想而知了。（鳴·三十·五）

英國財閥沙遜

猶太系英國財閥沙遜 (E. D. Sassoon)，是在華「外國」(「外國」一字的解釋，見十二月十一日本報張天佑先生的「請看今日的『外國人』」)財閥中，具有壓倒的勢力的。

以維克多·沙遜爵士 (Sir Victor Sassoon) 爲大元帥的沙遜財閥，與中國的關係，並不是新近才開始的。他在中國種了根，至於在中國產業界乃至金融界，建築起壓倒的勢力，才只十個年頭。

在兩三年前，據外國人的推算，沙遜的全部資產，在中國的及在香港暨印度的合計，大約爲五十萬萬元。也有人推算爲三十一萬二千五百萬元。當然，這三十萬萬元的推算，是並不包括沙遜家的個人財產及沙遜在並不直接支配的公司中的投資的，便是，必要時不能立即變成現金的資產是除外的。上述的兩種推算，都只是推算而已，因爲沙遜的全部財產，範圍太大了。而且，爲要逃避對英國支付巨額的所得稅，故意把他們所有資產分散於世界各地：因此，要推算沙遜財產的確數，是很困難的。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不難想像，他現在有着五十萬萬元以上的財力。

沙遜家的來歷

沙遜家的歷史，始於報達的猶太人爲土耳其所驅逐的公曆一六〇〇年。到一八〇〇年，有叫藹理斯·沙遜 (Ellis Sassoon)，遷居到印度孟買，這個時候，打了沙遜家的基礎。一八五〇年，沙遜一族的人，都附了藹理斯·沙遜的驢尾，住定了在孟買。這便是所謂沙遜家。

此外，同族的一家，即老沙遜家(David Sassoon)，也在一八七〇年到了印度。起初，兩家頗不和睦，到後來，老沙遜家獲得了印度市民權，成了在英國保護之下的猶太人，遷居到了英國去。

別一方面，新沙遜家，在印度經營棉業，並將印度的鴉片輸到中國來，便漸漸「興旺」起來，這構成了沙遜家之為財閥的基礎。

葛理斯·沙遜有三個兒子：長子，叫愛多亞(Edward Sassoon)；次子，叫維克多(Victor Sassoon)；第三子，叫萊琪納爾特(Reginald Sassoon)。愛多亞與維克多，都繼續他父親的衣鉢，成了太實業家，後來，這兩個人，在第一次歐洲大戰中，因為有功於英國，得到 Knight 的爵位，在名字之前，許可附以 Sir 的尊稱，有完全的作為英國市民的資格。至於萊琪納爾特，是葛理斯的不肖子，只知道遊蕩，頂喜歡賽馬，後來，在 Aintree 的賽馬中，得到了一個意外的死。

怎樣在印度成爲財閥

從一八四〇年一直繼續到一八四六年的鴉片戰爭之後，不久，新沙遜家，以個人商店的姿態，侵略到中國來了。在當時，孟買是侵略中國的前線據點，歐美人大發其「中國熱」。新沙遜家，也在這種狂熱的侵略中，侵略到中國來了。他大規模的販賣鴉片，在闢爲商埠後不久的上海，甚至於設立了營業所。

據說，數年前物故的 S·A·哈同，上海的地皮大王之一，擁有資產一萬二千萬元的哈同，在當時，是英租界內沙遜所有的鴉片倉庫的看守人。

沙遜家，因爲在中國販賣鴉片，得到了極大的利益。但是沙遜家並不永遠販賣鴉片下去，到了某

一個時期，他便不做這項生意了。他先拿一部分賺來的錢，在孟買設立新沙遜洋行，這是藹理斯，愛多亞與維克多父子三人的個人洋行，這成了將來新沙遜財閥的中核。這一年，是一八九八年，當時，怡和早已在中國具備了財閥的形態，太古也已建築了牢固的地盤。

創立這新沙遜洋行的沙遜家，先是注意於印度的紡績業，從英國買進了舊式的紡績機器，創立了新沙遜紡績廠(E. D. Sassoon Mills)到第一次歐戰爆發的一年——一九一四年，這家個人洋行，十分之九的力量，都用以經營上述的紡績廠。

孟買的紡績事業的發展，這只是新沙遜洋行所經營的事業的一部分，這個洋行既將裝飾品輸出到中國來是不消說，它在世界各地，都在大規模的輸出。此外，與瑞士的豪商，當時印度最大的輸出商伏加脫兄弟洋行(Vorkart Brothers)訂了輸出亞麻仁油的合同，在當時，這兩個洋行，在事實上，幾乎獨占了這種商品的世界市場。當然的，他們獲得了莫大的巨利。

於是，新沙遜家，在印度，便具備了作為產業財閥的喧赫聲勢。到得到亞諾爾特(Arnold)兄弟的援助，新沙遜洋行，便成了一個大事業的公司而飛躍了，於是，由侵略印度，到侵略中國，實行了改組。

侵略中國的經緯

新沙遜家，在鴉片戰爭後，不但與中國發生了關係，而且由於販賣鴉片，賺了一筆大錢，使沙遜家建樹了作為在印度的財閥的基礎。此後，由於將印度棉輸到中國，也賺了一筆大錢。但是，沙遜還是以印度為根據地，對於中國，只是做點買賣，因此，當時的新沙遜家，還是印度的一財閥，還並不

如怡和與太古那樣以中國爲根據地的，所以當時不能算作在華外國財閥之一。

在中國，以貿易業爲中心，經營各種事業，有勢力的財閥，亞諾爾特兄弟洋行 (Arnold Brothers and Co. Ltd.) (這洋行，後來改名爲 Brohold and Co., Ltd.，中國名叫作「安利洋行」)，因爲匯兌的關係，受了極大的損失，失去了資產的大部分，很危險了，於是，H·E·亞諾爾特與C·H·亞諾爾特 (即亞諾爾特弟兄)，請求新沙遜家幫忙。因此，新沙遜家，便開始經營中國的地產及其他事業，這是使新沙遜家成爲中國最大的外國財閥的直接動機。

亞諾爾特弟兄所經營的亞諾爾特兄弟洋行，當一九一七年，即第一次歐戰激烈時，以資本二百五十萬兩，照香港政府的公司法組織，以上海爲中心，在中國各地開設分店是不消說，并在印度，倫敦，紐約等各國主要都市開設分店，大規模的經營輸出入，保險，船舶等業務，與當時怡和，太古等競爭。

但這洋行，到第一次歐戰後，因爲匯兌的關係沒落了。

當時上海的匯兌，因爲大戰的關係，發生了可怕的變更，便是銀價的異乎尋常的高漲。一九一四年，祇值二十三辨士四分之三，到一九二〇年八月，高漲到八九辨士半的未曾有的價格。其上落的情況，真如波瀾萬丈。一九二〇年的年初與年末，銀價爲四四·五辨士，這便可看到其變動的劇烈。當時中國爲銀本位制，因此，匯兌也大變動。因爲銀價的高漲，現銀拚命向海外流出，別一方面，因爲輸出品期貨買賣，現銀向內地流去：因此，上海發生了極度的金融恐慌。一九一八、九年隨着匯兌的有利，估計錯了戰時的景氣，儘買進輸入貨品，因爲銀價的高漲，物價大跌，顯示了破天荒的價廉，在上海市場上，這種契約品的停滯的貨物有如山積，別一方面，因爲極度的金融恐慌，貿易業却

陷入了苦楚的境地。

在上述惡劣的環境中，亞諾爾特兄弟洋行，差不多破產了。其結果，是求救於新沙遜家。在一九二〇年及一九二一年的兩年間，對於亞諾爾特兄弟洋行，以其在上海，香港，漢口及天津的財產的大部分爲担保，借出了約一千萬兩的巨額資金。以這爲機會，與亞諾爾特兄弟洋行談判改組，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七日，依據香港政府的公司法，改組爲安利洋行(Arnhold and Co., Ltd.)，新沙遜洋行成了總經理，掌握了他的實權。

新沙遜財閥加入安利洋行的實際數額的資金，爲：股票收買三百二十萬兩，上海的商品及地產三百八十二萬五千兩，香港的商品及財產二百三十五萬兩，天津的財產一百萬兩，總計一千另四十五萬五千兩。

在中國發展的過程

一九二〇年，新沙遜家以上海爲根據地，以中國爲其舞台了。他爲了印度各種經營事業的躍進，及扶植在中國的勢力，有個人的新沙遜洋行改組的必要，於一九二一年，依據印度政府的公司法，改組爲資本一千萬盧比(Ruppee)的個人有限公司(Sassoon and Co., Ltd. E. D. O.)。這一年，正是上海捲起經濟恐慌狂潮的時候。

一九二五年，在上海設立直系公司(Far Eastern Investment, Co. Ltd.)是投資一千萬兩的個人有限公司，從事地產買賣及其他金融投資業。這與新沙遜洋行，同成爲沙遜財閥的基礎的組織，漸漸的開拓各種事業的公司。

新沙遜洋行的事業，爲一般輸出入貿易，紡織及其他工廠的經營，金融，設分行於上海，加爾各答，香港，倫敦，孟徹斯脫，喀刺蚩（Karachi）等。別一方面，遠東公司，防止別的勢力侵入新沙遜財閥的活動舞台，這是在純粹「沙遜一族的經營的發展上，是必要的特殊的公司。」

陣容已經齊整了的沙遜，先注意上海租界的發展。一九二〇年上半年，是戰時景氣達到了極頂的時候。從大戰開始後，上海的重要性已立即爲世界所認識，工商業突飛猛晉，外國人陸續的在上海設立各種事業的公司，因此，地產業也呈顯了非常的發達。沙遜家便捉住這個時期，買進地產，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以五百萬兩資本創立在香港註冊的華懋洋行（Cathay Land Co. Ltd.），專營地產買賣。這是新沙遜財閥，在上海能稱爲地皮大王的基礎。

更因人口的激增，便着手旅館業，一九二八年六月，在上海開設資本五百萬兩的第一流的旅館華懋飯店（Cathay Hotel, Ltd.），也是在香港註冊的。

沙遜家的「事業狂熱」，並不休止。一九三〇年七月，以資本二千萬兩創立中國國際投資信託有限公司（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ust Co. of China Ltd.）（香港註冊），主持者也拉了些「中國的「買辦階級」，如陳光甫、李銘、貝祖詒等，以地產買賣及一般金融爲業務。

各種事業是已着手了，頗見發展，但沙遜財閥還沒有自己的金融機關，於是，於一九三〇年，以資本一百萬鎊，組織了沙遜銀行（也叫沙遜銀公司）（Sassoon Bankings Co. Ltd. E. D.）這銀行的總裁是維克多·沙遜。

一九三二年，以沙遜爲大股東，設立 Central Properties, Ltd.，資本五百萬元，經營地產等。這一年，爲一二八事變那一年，其前一年，因爲銀價低，上海的地產界，呈顯了近年來稀有的發達。

沙遜的六個親信

沙遜財閥各種事業的經營，對於人事的支配，是很特別的。其大元帥維克多·沙遜爵士，對於各公司洋行，自己完全不管，派了六個親信管理，自己只任沙遜銀行的總裁，站在沙遜財閥核心的金融機關中，睥睨四方。

他的六個心腹是：(一) F·R·達維，(二) L·I·奧伐狄亞，(三) C·J·米加，(四) E·G·斯密司拉志，(五) J·B·愛薩林格頓，(六) E·S·巴拉克拉甫。

沙遜是怎樣支配這六個親信，經營他的事業，以期完善，以加強沙遜財閥的支配權的？關於主要各公司洋行，如下表：

新沙遜關係事業之人的支配網	
投資支配公司	揚子銀公司(達維、斯密司拉志) 中國國際投資信託(達維、斯密司拉志) 中國鋼車製造公司(米加、奧伐狄亞) 上海啤酒公司(米加、達維、奧伐狄亞) 華懋洋行(達維、奧伐狄亞、米加、巴拉克拉甫) 華懋飯店(達維)
直接投資經營公司	上海造船廠(達維、米加) 祥泰木行(達維、奧伐狄亞、米加) 中國公共汽車公司(米加、達維)

直接經營公司

中和產業公司（達維、奧伐狄亞、米加、愛薩林格頓）
安利洋行（米加、奧伐狄亞）

業廣地產公司（達維、奧伐狄亞）

茂泰公司（達維）

投資關係公司

會德豐洋行（達維）

霍葛鋼品公司（達維）

正廣和公司（達維）

按上表主要的十六個公司，達維與十四個公司有關係，顯示了壓倒的勢力。其次，米加占據八個公司的重要位置，奧伐狄亞，有關係的為七個公司。其餘，斯密司拉志只兩個公司有關係，愛薩林格頓及巴拉克拉甫都只一個公司有關係。由此可知，達維（F. R. Davey），是沙遜最信任的心腹，而米加與奧伐狄亞為其左右手。

沙遜財閥的地位及特徵

新沙遜的財產，我們在「開頭」中說過，在五十萬萬元以上，所以，達維特·沙遜（老沙遜）當然遠比不上，就是與新沙遜並稱為在中國的三大財閥的怡和財閥及太古財閥，也遠不及他。沙遜財閥在中國建樹根據地的時候，注重於金融及地產的經營，迨將安利洋行握入掌中，便飛躍的發展，其經營的事業，從貿易，運輸，重工業，輕工業，一直到公共實業。而且，這些企業，都是稱為全中國第一的。當然，其最強大的力量，是在地產及金融界。當一二八的時候，因為美國的銀價高漲，上海為信

用恐慌所襲擊，地產界萬分困難的時候，維克多·沙遜提議發行一萬萬元的地產券，這不但在上海，在倫敦也衆議紛紜的。其用意，當然是在救護沙遜財閥投資了龐大的數額的地產業。

在金融界，尤其是匯兌市場上的勢力，沙遜財閥是超過了匯豐銀行的。自一九三三年四月實行廢兩改元，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實行幣制統一，因為中國國內內亂頻仍，美國的銀價高漲，上海的匯兌市場頗呈活躍，沙遜財閥拿了沙遜銀行這工具，驅使投機業者，博得了極大的利潤。當時，沙遜銀行的一舉手一投足，都爲衆人所注視的。

在中國的外國財閥，自己擁有金融機關的，只有新沙遜財閥。

沙遜財閥利用其金融機關，參與中國政府的建設，這是當然的事，但因一二八時遭遇了重大的打擊，（這是指一九三一年建設江灣中心區時，由於當時市長吳鐵城的要求，與老沙遜財閥一共借了七百萬元給上海市政府。）所以，以後便不積極了。可是，在幣制改革前後，可以想像，沙遜是參與中國的國內建設的，原因是，沙遜財閥的事業網一擴大，便有確立幣制的必要，同時，中國的國內建設一完成，便可得到全般的安定。他們參與這些計劃，是爲了保護及擴充自己的利益。結果，他與中國的金融資本家相結合，通過中國建設銀公司，購買公債，并對鐵路及其他的建設，提供資金，當然，他得到了巨額的利益。維克多·沙遜個人，即令沒有政治的野心，但結果，發生了重大的政治作用，如怡和財閥的發展史，便是英國侵略中國史，太古也大同小異。

中日戰爭爆發後的動向

沙遜財閥，與其他財閥一樣，是不喜歡中日間爆發戰爭的。他們起初，因爲戰爭，受到很大的打

擊，但到最近，却獲得了未曾有的高度的利潤。可是，環境在變着，這正是他們的煩惱處，歐洲大戰增加了他們的煩惱。

中日戰爭爆發後，維克多·沙遜的行動，自以保護自己利益的安全與自由爲第一義。他希望中日戰爭的結束，更懼怕日美戰爭的爆發。去年七月三十一日，他在紐約發表的意見是：日本即將南進。暗示英美建立中日共同戰線。這意見，後來他自己說，報章所載是錯誤的。今年二月初再去美國，二月二十四日在紐約發表意見，對日本是含了「敵意」的。四月，乘柯立芝總統號返上海，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並不否定在紐約的談話，他只是企圖保持自己的利益。

他的數度赴美，是爲了要英美積極援助重慶，及將一部分的財產移到美國去。

（本文材料，根據「東亞」月刊三月號至十二月號。）（二九·一二）

沙漠間諜勞倫斯

最近近東形勢緊急以後，報紙的國際新聞欄裏便出現了一個陌生的名字：「阿刺伯的勞倫斯」。這個名字在西方人中，簡直是婦孺咸知的。勞倫斯爲什麼能成爲婦孺咸知的名字呢，那是因爲上次世界大戰時，他在近東的沙漠裏幹過不少驚天動地的事業的緣故。T·E·勞倫斯是一過英國軍官，他深通阿刺伯事務，奉命到近東的回教徒裏去煽動反土耳其的革命，破壞鐵道，襲擊駐軍，使埃及和巴勒斯坦的英國遠征軍司令阿倫倍將軍得竟全功。在這許多驚人的沙漠暴動裏，這個英國軍官贏得了一個「阿刺伯的勞倫斯」的稱號。

傳奇的神秘的人物

這位近代史上的「奇人」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傳奇的最神秘的人物之一。一八八八年生於英國的威爾斯，攻讀於牛津大學，課餘之暇，研究考古學和著名軍人的傳記。在第一次歐戰前，他曾經幾次參加考古團到阿刺伯去，精諳了阿刺伯的語言，習俗，和傳統。大戰爆發，他去投軍，因爲體格不合，而遭拒絕。但在四年中間，他領着得勝軍到大馬色。因爲他精通阿刺伯事務，指派到開羅去幹情報工作。後來厭倦了軍隊的規律生活，便請了假到阿刺伯去訪反叛土耳其的斐塞爾酋長。他到了阿刺伯，便煽動阿刺伯領袖叛變，而成爲阿刺伯人的太上領袖。一九一七年，參加溫該脫將軍漢志遠征軍的參謀部，一九一八年調在阿倫培將軍的參謀部任職，他在阿刺伯沙漠裏遊說着，流浪着，有時候穿着英

國陸軍上校的服裝，有時候穿着阿刺伯酋長的絲質長袍，肩上鑲着金色的絲帶，頭巾裏藏着一把金柄的彎刀。土耳其政府爲他出了一千金鎊的重賞。勞倫斯率領阿刺伯人，襲擊大馬色的鐵道，甚至在土軍防守得最嚴密的地點，也會炸毀橋樑，破壞水渠，有時候連整列車的軍隊也會給俘虜了去，使土耳其人疲於奔命。他最大的功績是把阿刺伯人聯合起來，共同抗土，把小隊的土耳其軍逐漸消滅，不絕地困擾土軍。阿倫培將軍能够把土耳其完全打敗，得力於勞倫斯之力最大。

拒絕英王的勳章

在歐戰期間，勞倫斯會向阿刺伯人保證，容許阿刺伯人於戰後獨立。但是結果，英法並沒有履行諾言，却把近東中東的土耳其舊屬地瓜分一下，劃爲委任統治地，這非但爲阿刺伯人所憤恨，亦爲勞倫斯所痛心疾首，所以英皇喬治親自寫信給他，賜予英國最高武功勳章的C·B·章時，勞倫斯拒不接受。英國政府屢次邀他在近東擔任要職，阿倫培將軍辭去埃及高級委員職以後，勞倫斯很有繼任的希望，但是他都拒絕了。原因是他不贊成英國的「食言」，出賣了阿刺伯民族。勞倫斯拒絕英皇賜給勳章時說，他曾向斐塞爾酋長提出過幾項保證，但是這些保證都不會履行，所以他自己將來就有與英國軍隊作戰的可能，到了這個時候，竟佩着英國的勳章，這是絕對錯誤和不可能的。

戰後勞倫斯的行蹤神秘得很，而且更名爲「飛行家蕭氏」。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四日，勞倫斯在英陶賽脫郡巴文登凱姆潑鎮撞車頭骨受傷，於十九日逝世。據當時電訊所傳，勞倫斯那時駕一輛機器腳踏車，和一個駕自由車的青年誤撞，這事很兀突，我們要記得英國政府對於勞倫斯並沒有好感呀！

有名作三部傳世

勞倫斯在一九二六年出版過一本「智慧的七柱」，這是一本祇供私人流通的書籍，不公開發賣。勞氏死後已解禁，不過定價特別貴。「智慧的七柱」裏講的是勞倫斯自己在沙漠裏領導叛變的經過，對於近代遊擊戰術，頗多闡發。一九二七年勞氏又出版一本「沙漠中的叛變」，內容略同。

最奇怪的是勞倫斯的最後一部著作「造幣廠」，這一部書暴露了歐戰時期和戰後英國在近東的許多秘密史實，並且對於當時英國的執政者予以無情的抨擊，這部書由美國一家書店重價收買，英國雖然反對，但也無可如何，不過這本書祇印十部，每部售價五十萬美元，以示限制，美國國會圖書館裏保存兩部，不公開借閱，這部書要算是全世界定價最貴的一部書。

現在第二次歐戰又起，近東沙漠裏的戰事已經爆發，交戰雙方在近東的間諜活動非常活躍，阿刺伯民族運動如火如荼，現在英國有沒有第二個勞倫斯，或是第三個勞倫斯，來挽回阿刺伯民族既失的信心呢，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們知道現在在近東沙漠裏活動的英國人還有好幾個，這些「阿刺伯通」，也許有成爲第二次歐戰裏的「阿刺伯的勞倫斯」的可能。我們不妨先來檢討一下目前英國在近東沙漠裏的「勞倫斯」陣容。

值得最先提出的是現任亞丁代理總督的英人英格倫斯，去歲四月間英格倫斯被任爲亞丁總督府祕書長，嗣任代理總督。英氏現年四十三歲，是一個阿刺伯通，三年前他在阿刺伯半島內地的哈特賴哈摩脫任摩加拉蘇丹和賽揚蘇丹的顧問。他穿着阿刺伯人的服裝，說着流利的阿刺伯話，渡着阿刺伯人的生活。阿刺伯半島上有一千二百個民族，各有宿怨，時常引起流血和暗殺，英氏曾在黃沙無垠的沙

漠裏到處遊說，結果酋長們聽了他的話，簽了停戰協定。

英國顧問斐爾貝

第二個值得注意的沙特阿刺伯國王伊本沙特的英國顧問斐爾貝，他任伊本沙特的顧問已歷二十年，他第一次見了伊本沙特王後，就改信回教，更名阿勃杜拉。斐氏生於一八八五年，歐洲人到過內志國南部各省的，以斐氏爲第一人，一九三二年，作橫斷阿刺伯大沙漠的旅行，在歐洲人中爲第二人。斐氏現年五十五歲。他在吉爾本和麥加之間活躍着，有時候保持一個英國政治官的身分，有時候在內志和洛勃愛爾·加里的不知名的沙漠裏漫遊，有時候將玩具車子賣給孩子們，有時候靜坐着著作。他也是英國在沙漠的神祕人物之一。

參考書上找不到的人物

第三個是在外約但活動的格羅勃少校，他在八年前到外約但，訓練酋長們的兒子，組成一軍，又把近代化的軍事設備介紹到外約但來。他的履歷是任何參考書上所找不到的。

第四個是一個名字叫柏克·派愛 (Peake pasha) 的英國人，他是保護伊拉克油管的英國駐屯軍司令，他的歷史也像勞倫斯一樣。他組織過「阿刺伯軍團」，墮機受過傷，但是仍舊不願放棄飛行。

第五個是湯姆斯 (Bertram Thomas)，生於一八九二年，英國著名之東方學家，一九三〇年至三一年間完成阿刺伯大沙漠的橫斷旅行，在歐洲人中爲第一人。一九三二年出有「阿刺伯飛力克斯」一書，傳誦一時。他是阿刺伯半島上阿曼王國的首相兼財長，阿曼是一個阿刺伯國家，竟由一個英國人

來擔任行政元首，這也是獨一無二的怪現象。這些人都是將來可能的「阿刺伯勞倫斯」。〔疾風·三〇·五〕

愛爾蘭鬥士伐勒拉

某政治漫畫家曾把愛爾蘭和印度畫成英國的兩個心腹大患。在我們看來，愛爾蘭和印度簡直是英帝國身上的兩個「毒瘤」，英國的政治家既沒有醫治的良策，又沒有「割去」的勇氣，因此總有潰爛的一天。

印度已經再度展開了非武力反抗運動，前幾天愛爾蘭總理伐勒拉在國會裏演說，斷然拒絕了英國租用愛爾蘭海港的企圖，他甚至於說：「英國若圖以武力獲得之，則唯有招致流血而已。」

伐勒拉是愛爾蘭的民族革命家，他參加過一九一六年愛爾蘭的「復活節大革命」，一九三二年繼康斯格萊夫任愛爾蘭總理，他廢除了對英皇效忠的誓言，逐走了英國駐杜白林的總督，把愛爾蘭更名爲「愛爾」(Eire)。爲了地租問題，和英國展開了劇烈的經濟戰爭。他爲着爭取愛爾蘭完全的獨立而鬥爭着，這個目的雖還沒有達到，但是達到的時期一定是不會遠的。

因爲愛爾蘭是自由邦，所以此次歐戰以後，便保持中立地位。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伐勒拉曾向美國作廣播演說，主張召集各交戰國代表，舉行會議，商討覓致和平的方案。本年二月間美國發動和平試探的時候，也曾致牒愛爾蘭，徵詢意見，所以愛爾蘭在名義上雖然還沒有完全脫離英國，但至少已有美國承認它是中立國了。

英國對於愛爾蘭保守中立態度是難於容忍的，因爲愛爾蘭保守中立，所以德國的潛艇便在愛爾蘭海面活躍，襲擊英國的商輪和軍艦。邱吉爾的演說裏也承認了德國的潛艇戰術，比空襲更可怕，所以

他想利用愛爾蘭的海軍根據地。愛爾蘭對於歐戰的態度始終很坦白，保守中立是它的宗旨，它既不願英國破壞它的中立，也不願德國破壞它的中立，所以英國既然施予壓力，想租用它的海軍根據地，以便對付德國的潛艇戰術，毋怪伐勒拉要斷然拒絕了。

伐勒拉是主張把北愛併入南愛，建立一個統一的愛爾蘭共和邦的。可是北愛却始終不願脫離英帝國的統治，所以依舊效忠英皇，是英帝國的一部分。我們記得本月七日伐勒拉拒絕英國借用愛爾蘭海港以後，北愛總理克雷格達也來一番演說，抨擊伐氏，這便是北愛和南愛政見不能一致的新證據，同時也許便是英帝國傳統的「分而統治的政策」(Divide and Rule)的成效。

愛爾蘭自由邦保守中立，非但給德國潛艇一個用武之地，而且可以作為德國萬一攻英本土時的走廊，英國所以處心積慮，非把愛爾蘭的海港利用不可，原因便在這裏。英國對愛爾蘭雖想施予壓力，但又恐怕激成事變，於是乎有加拿大的保守黨領袖韓森的建議：由加拿大向南愛疏通，租用愛爾蘭的若干海空軍港，供英國運用，而且預備請出美國來從中斡旋。這是英帝國在無法施用武力之餘的另一副面目，可是伐勒拉既能不懾於「威」，自然也不會受「愚」於甘言，由此看來，愛爾蘭始終是英帝國的「瘤」，而且是很接近心臟的「瘤」！(譚·廿九·十一·廿一)

英人心目中的林白上校

本文作者爲英國著名飛行家J·莫理遜氏，原文發表於倫敦「新聞雜誌」，值茲林白上校大事抨擊羅斯福援英政策的現時，以一個英國人的莫理遜發表此文，當然是帶着不少主觀的成份，這一點，讀者是應予以注意的。

第一個從美國到歐洲作橫斷大西洋飛行的人，是林白上校。而自英國到美國的第一個飛行者，則就是作者。作者會和林白上校有過談話的機會。不過就我看來，他給了我一個微妙的心理問題。他今天在美國成爲一個謎樣的人物，在我是認爲當然的。

自戰爭開始之後，林白上校比往日格外反對美國的援助英國。就是對於加拿大，他也主張應該拒絕援助英國的。美國國內的英法同情者愈多，林白批評英法崇贊德國也就愈激昂。因此像美國的上院議員勞勃脫·比旁，竟稱他爲「駐美第五縱隊的領袖」了。

在十年前，林白是多數美國人所崇敬的英雄，但今天一部份美國人却另眼相看了。他是一個要被打倒的偶像。他爲什麼會成爲要被打倒的偶像呢？我想以「恐怖」一語來說明。作者不僅從其行動中看出此點，而且也在我和他的私人談話中間，對他的性格就抱着這樣的評價了。

在一九三二年一個蒸暑的日子，我同他初次會面。那時我恰好初次完成渡美飛行。在鎂光燈和振耳欲聾的羣衆歡呼聲中，我好容易得掙扎出來預備睡幾小時，但此時林白却來訪問了。

他的瘦長美髮的身軀映進我的室內。他的瞳孔帶着一種垂暮的色彩，衣冠楚楚，舉動帶一些羞態

，我們就由一位爲我布置下寓所的煤油公司經理介紹相識了。於是我們就取出了香檳酒。

「請乾一杯。」

我舉杯向林白上校說。

「謝謝，我是不喝酒的。」

於是我只得自己喝了。他不大講話，所以話題也只好由我來開始，他的話匣，始終只是關於飛行的事。我想此人真是奇怪，大都航空家在遇見他們同志的時候，總是談一些自己職業以外的話的，譬如談談紐約大都會等等。可是林白的態度簡直不曉得紐約在甚麼地方，閒話無論從劇院或政界談起，他的話題總還到航空方面，末了我向他說：

「那麼，再見吧，明天我在Q B招待午餐會。」

Q B就是“Quiet Birdman”的別名，是美國航空界的專門俱樂部。其中的會員，除了十分之一光景的志願者外，是非得委員會許可不准入會的。林白是這會的會長。但他却回答我：

「我那邊不去了，因爲我不喝酒，也不抽煙，我從來不參加午餐會的。」

這樣看來，他同同一俱樂部的會員都是不接近的。

此次會見，是在林白愛兒被綁事件發生後不到幾個月內的事。那次事件使他受了很大的打擊，因此他的需要孤獨，是很容易瞭解的。當他出了我的住屋之後，我走到窗邊朝下一望，看見他乘的一輛黑色汽車的窗簾垂着，他的汽車背後有警察的汽車尾隨保護。

嗣後，我有一個時候沒有會見他過，其間又發生了一件足爲我對他性格解釋的新事件，在林白愛兒被綁事件正哄動全美的時候，他竟不顧警察當局的忠告，私下和匪類接洽贖回他孩子的事情。那時

林白對於美國流氓的態度，和他平時對於德國指導者的態度，是同出一轍的。

在慕尼黑會議的時候，歐洲各國到處都有私人使節的往返；就在這個時候，他突然出現在納粹首都的柏林。因此，他在美國的人望大失，不過美國人是能够理解他的。因爲在美國的生活，自其愛兒悲劇之後，對於林白家族實在難以忍受的了。他想避開當地，逃往別的靜處，也是極自然的。然而美國的人民目睹他們的英雄悄然離去，心中實不勝憤慨。而且從林白那裏來的消息一再使他們的誇耀大受打擊，且連英國國民亦發生不快。

原來林白及其家族，在過去曾在英國受過優待，因此現在他們認爲林白是忘恩負義了。而且林白在柏林的生活，一點也沒有表示出世離塵的態度，他常是公私宴會上納粹的上賓。納粹請他參觀他們的飛機場，轟炸機，戰車。他們以他們的武備展覽嚇倒了他。林白的胸前是由戈林之師——一位同行——給懸上了一個納粹的鷲標勳章。這實在使一般美國人窘極不堪。

現在話又要回到幾年前，我和林白可有過一次會面，那是在他到歐洲旅行之前，是我和亞米·瓊森（筆者之妻，英國名女飛行家，最近在英軍中服役，據傳聞業已戰死。）一起作渡美飛行的時候。那次我們的飛行因遭受機件阻礙失敗了。

我們收到了二封電報：一封來自義大利飛行家巴爾波將軍（此人現已戰死），巴爾波將軍那時方率領義機百架飛到美國，他的來電中充滿了溫暖的同情；另一封電報則來自林白。他的言詞比之巴爾波冷靜平凡得多了。

事件的翌日，我遇見了林白。他的話題是航空和英國，我對他在飛機之外另有所問一點，深深發生了興趣。我自己雖是蘇格蘭人，但十分愛好英格蘭，他就問起我關於英國的農村生活。

「我是城裏人，但我想英國的鄉下生活大概是很好的。」他就暗示爲求平和安靜的生活起見，他預備上英國一行。我就勸他說這計劃很好。

不久他就上英國去了，他爲實現他的孤獨生活希望起見，就在根特縣的鄉下住了下來，他生了第三個兒子，在三年前，林白夫人曾說過她和她的丈夫將在那邊渡其餘生了。

我在倫敦也曾會見過他，話題照例相同，但我從那時開始理解了他，以一個本是無名的郵航飛行師，一躍而被奉爲空中英雄，這確是對於個人性格的一大試驗，林白橫斷大西洋飛行耗去卅六小時，他從紐約出發的時候，還是一個無名小卒，可是當他降臨R·勃羅齊哀飛機場的時候，他就備受了顯世的榮耀，他回到美國的時候，竟被推崇爲世界第一英雄，同時他也發了財，以他不加入商業航空公司爲條件，由紐約證券交易所給他百萬美金，因此他就一躍而成富翁，他做了大航空公司的社長，向來與他毫無關係，毫不相識的政治家們，現在也紛紛來請教他了，一個乳臭未乾的青年，竟成了這世界問題的權威者，他和富家女郎結了婚，過着王侯般的生活。

林白幼兒被拐一事，是犯罪和禁酒時代的最大悲劇，這悲劇又一度吸引了世界同情到林白身上，人類的同情心，都湧向這位失却愛子者，可是他却向一億二千七百萬的美國同胞表示謝意，竟傲然自若。一句話，林白是一個運命的人，是宿命的犧牲，他的心理狀態是難以想像的。

當林白會見希特勒元首時特別深受感動一事，實亦沒有甚麼不可思議，雙方都是從無名小卒出身的大人物，兩人對於向自己諂媚的人都是表示輕視的，他們自視很高，林白和納粹領袖會見的當兒，枉受深刻印象，他們可給他看了他們的武備陣容，他受了嚇，他的經歷歪曲了他的性格。（J·莫理

林白上校致美國國民公開信

美國著名飛行家首創橫渡大西洋紀錄的林白上校，是孤立派的領袖，最近和羅斯福大總統彼此攻擊甚烈，他且憤而辭去空軍上校的職銜。這封公開信，原發表於 *Collier's* 雜誌上，洋洋萬言，對於美國之不應捲入歐戰漩渦，譬解極爲透闢。

一面喊和平一面却在製造戰爭

我這一封信，是寫給每一個反對美國參加歐戰的男女同胞的。我的所以寫這封信，是因爲我們正在被人利用一切顯見的托辭，急速地領導着向戰爭的路上去。我們的領袖們，一面在呼喊和平，一方却不斷地領導我們趨向戰爭，直至今日，我們已被嚴重地捲入漩渦中了。

我寫這封信，請求你們立即努力，來維持這一個我祖我宗建立起來的獨立美國的命運。當英法政府向德國宣戰的時候，他們並沒有想到怎樣才可致勝；現在，我寫這封信來警告你們，那些引誘我們趨向戰爭的人，也並沒有想到怎樣才可致勝。那些干涉主義者號召我們參加戰爭，於是他們的責任就結束了。他們沒有提供一些可靠的致勝計劃。

美國目前的情境，和英法戰前數年的情境完全相像。在英法，正像在美國一樣，他們讓自己的情感戰勝了理智，他們同樣地不願面對現實。

在上次大戰以後的數年中，德國一直被踐踏在鐵蹄之下。凡爾賽條約是軍事勝利的條約，當德國

窮於支付賠款的時候，法軍就進佔了魯爾區。但是，在以後的二十年中，英國決定縮軍了，而法國則使她的軍備，不適於現代的戰爭。於是，德國就撕破了凡爾賽條約，重振軍備，派軍隊取回了萊茵河區域。當這種事件發生的時候，英法少數有遠見的人士，大聲疾呼地說：德國必須被遏止，否則就永遠來不及了。但是，他們的呼喊得不到反響。

英國估低了德國的空軍力量

一九三八年，在慕尼黑危機的時期中，有一天我去會見了英國的最高領袖之一。我是受英國其他領袖的邀請，去向他申述我的信念，即：英國對於德國的空軍力量太估低了；反之，英國對於蘇聯的空軍力量是太估高了。他不同意我的意見，雖然他承認情形是很嚴重。但是，當我在英國的時候，他給我看了一份關於英國防空部隊的官報。這官報說，英國全部所有的高射砲，還不够作防衛倫敦一城之用。但是，此人在那時候，却正在鼓吹着戰爭。

從邏輯上說來，就歐洲各國的空軍概況而言，英法實在不該在一九三九年宣戰的。假如我們目光再看得遠一點，就歐洲各國的陸軍實力而言，情形也正相同。德國的普通人民都早已被訓練準備戰爭了，而英法的民衆則並未。

在戰前數月間，英法兩國之間有着極大的異點，即法國明白自己的危險，但是一切毫無組織；英國有着好的組織，但祇意識到自己危險的一半。在法國，國內的情形混亂已極，我懷疑，究竟是對外的戰爭呢，還是對內的革命先發生。在英國，沒有革命的危險，但是英國人民沒有追隨着新時代的速度。他們的意志能配合擴張海軍的速率，却不能配合擴張空軍的速率。英國式的生活在太平時是很理

想的，但在現代化的戰爭中却是致命傷。可是德國呢，我們看見她已從上次失敗的廢墟中復興了起來。她的全國人民都訓練成堅強的戰士，深信着公理和強權一元化的哲學。

英法人民是不曉得歐洲的實際情勢的，演說家們喊着：「我們必須阻遏希特勒。」報紙上於是響應着：「打倒納粹制度」。英法是決定戰了，但沒有一個人曾經想到怎樣才可打破齊格斐防線。

今天，我們美國人也正在被一羣干涉主義者們導向戰爭了。在競選總統時，爲了顧全大多數民衆的意志起見，不得不聲明決不干涉歐戰。但今天，雖然誰都不會來侵犯我們，我們却早已把一只腳深入戰爭之中了。

干涉主義者口中的「縮短戰爭」

那些干涉主義者曉得美國人民決不贊成參戰，於是，他們不鼓吹戰爭，他們鼓吹「縮短戰爭」。但實際呢，每一步都是向戰爭走去。第一步，他們是鼓吹，而且終於實行修改中立法，他們對民衆說：我們可以拿「現款和自運」作基礎，出售軍火給英法；第二步，就是轉讓各種軍火；第三步，我們的援助應該是無限制的，我們應該成爲「民主國的軍火製造廠」。這時，他們已忘了「縮短戰爭」的話了。最近，居然有人大膽地討論派遣遠征軍的事了。在上次大戰時，我們原先是說派「象徵」的軍隊到歐洲去的，結果呢，去了有二百萬軍隊。

我們國內的各種親英報紙，對於英德戰爭的勝敗情況，也大半是記載不確的。假如不信，不妨翻閱戰爭發生以來，報紙每天的記載，再和以後的實際情形一比，就可明白了，但是，宣傳家們對於這種謠言和事實間的矛盾，是不必加以說明的，因爲，讀者們是健忘的，而且，在還沒有辯正過去的謠

言以前，新的謠言又緊接着來了。

但是，這次大戰和上次大戰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上次大戰時，英法有許多與國，美國參戰時是有必勝的把握的。現在呢，從北冰洋一直到西班牙，全部海岸都被德國控制了。美國現在一無準備，即使準備好了，我們的軍隊也能從什麼地方上歐洲大陸呢？一九三九年英法宣戰以後，最勇敢的人是犧牲了，而知識份子們却老是在後方宣傳着基督精神，民主政治和理想主義。現在，問題不在我們願不願戰爭，而是我們能不能戰爭。假如我們不干涉歐戰，而在自己的國境內充實國防，就儘可不必怕誰的侵略。至於空軍的來襲，那更是決不可能的。我們的擴軍程序爲什麼這樣遲緩，國內的意見爲什麼這樣分歧呢？這是因爲我們沒有遵循華盛頓大總統的忠告的緣故。我們決不能徵發青年去參加他們所不願參加的戰爭。我們祇有團結一心，向一條清楚的共同的目標邁進，這就是保衛獨立美國的國運。

（項曼麗譯·三十·五·一）

同情林白的辛克萊·路易士

兩個辛克萊

「白宮」的參戰呼聲愈高，美國孤立派的反攻也愈厲害。像本月二十三日林白和韋勒在紐約梅蒂生公園大禮堂裏的演說，就有聽衆二萬三千餘人。在這時候，廿四日的「海通社」從紐約傳來一個電訊，美國文壇泰斗辛克萊·路易士宣稱：渠贊成林白和韋勒的主張，參加「美國第一委員會」。辛克萊·路易士是誰呢，我們來介紹一下：

美國小說家中間有兩個著名的辛克萊，常使讀者弄不清楚。一個是寫「煤油」，「石炭王」，「世界末日」的額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一個便是這位反對援英和擁護林白的辛克萊·路易士（Sinclair Louis）。前者以辛克萊爲姓，後者以辛克萊爲名。

路易士一八八五年生於美國的尼蘇達州，童年時代過着美國西部的那種簡陋的生活。一九〇三年入耶魯大學讀書，因爲頭髮顏色的關係，得了一個「紅」的綽號，主編過「耶魯文學雜誌」。

額普頓·辛克萊在一九〇六年出了一部描寫工廠生活的小說「荒林」，頗負盛名，路易士頗爲傾倒，便成了額普頓的信徒。額普頓創辦社會主義式的「海列康公寓」時，他去做司關。

巨著「大街」

同情林白的辛克萊·路易士

一九一〇年起，他做過新聞記者，雜誌編輯，廣告主任。一九一六年去職，專心寫作。一九二〇年出版了他的巨著「大街」。「大街」以美國西部中區的社會為背景，以知識女子卡洛爾及其丈夫為主角，描寫社會上種種保守和愚蠢的意識，異常成功，於是聲譽鵲起，便成為美國第一流作家。

一九二二年寫成他第二部名著「白璧德」，白璧德是一個商人的名字，是一個根本沒有任何特長的典型的平凡者，路氏這書也寫得非常成功，所以「白璧德」後來便成了英語中代表「平凡者」的一個字，「白璧德」讀者之廣，可以想見。路氏其他的小說很多，都以美國現社會的形形色式為題材，所以要了解十八世紀的美國社會，可以讀佛蘭克林的作品，十九世紀的可以讀馬克吐溫的作品，至於了解二十世紀的美國，便得讀路易士的小說了。

倔強的性格

路易士生性倔強，不肯讓人。在宴會和交際場中，最愛和人辯論爭吵。有一次，他和某小說家吵架，後來說：「我是鄉下人，一離開鄉下，便鬧亂子」，他便這樣自己下台了。我們記得又有一次他在作家會議席上，受人奚落，打了另一個作家一記耳光，在美國文壇上鬧得滿城風雨。

一九二六年路氏的「阿洛斯密斯」出版，「布列資獎金委員會」贈以獎金千元，路易士認為大受侮辱，他一向對這團體也沒有好感，所以原璧奉還。一九三〇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這次却沒退還，由此看來，路易士的倔強氣還不及蕭伯納。

牛皮糖樣地追求太太

路氏的夫人是美國第一流政論家陶樂賽·湯姆遜。湯是女記者出身，駐在歐洲，路易士爲了追求湯姆遜，不惜遠渡重洋，像牛皮糖一樣地黏着她，跟她到處跑。又會跟她到莫斯科去，車子上下來，蘇聯記者以爲有美國名小說家來觀光，不勝榮幸，問他蘇聯有什麼好東西會引他光臨，路易士回答道：「陶樂賽！」後來總算如願以償，和湯姆遜結婚。

夫婦意見南北極

值得一提的是路氏夫婦感情至今還親熱異常，相敬如賓，不過政見却如南北極之不相及。路氏主張美國的政策應爲美國本身的利益爲第一義，反對盲目援英，他的夫人却在「紐約先驅講壇報」，「展望」(LOOK)等刊物上，大發表其罵希特勒，捧羅斯福，和主張全力援英的文章。

我們應該知道路易士是倔強成性的，堅持自己的意見，不願盲目附和，而他的夫人湯姆遜却在一九三四年八月間因爲在美國報紙，發表反德文字，而被納粹秘密警察驅逐出境過。(疾風·三十·五) 編者按：「湯姆遜今已與夫離婚。」

華盛頓十條好漢

羅斯福總統

他是大膽地要求實權而獲得了的，大總統的地位和環境，使羅斯福成一個有力的人物。在沒有做大總統之前，他並不被認為是怎樣偉大的人物。他是提倡廢止禁酒法而打倒前大總統胡佛的，實際上，也是因為他做了民主黨員而獲得勝利。但他一坐上了大總統的椅子，便突然揮動手腕。他發見了運用政治的力量進而伸展其勢力的祕訣，他爲着要擴張自己的權力是再三失敗過的；但這並未減却他的勢力。他又爲着要消滅失業者，也是一再失敗過的；但失業者對於羅斯福的支持是不動搖的。八年間的錯誤，很微妙地從他的背後消失了去，幾乎沒有遺留一點痕跡。他在選舉運動的狂熱中，居然高唱徵兵命令並實施之。這些都是增大他的政治勢力的一個大膽行動的好例。

瑪歇爾將軍

喬治·瑪歇爾將軍，是以美國陸軍參謀總長的地位，而担任建設陸軍的重要任務的。美國的海軍是只要擴充就可以了，但陸軍却不同，非從頭改造不可。這個重大的任務，就是掛在他的雙肩上。

瑪歇爾是一個穩健公正的將校，自一九〇一年畢業於佛琴尼亞陸軍大學以後，他的足跡遍於全世界，上次大戰中，爲美國遠征軍司令潘興將軍器重以來，戰後即被重用於其左右。其後一帆風順，漸次

晉級，一九三九年竟越過他的前輩，榮任了陸軍參謀總長。

約翰·路易士

約翰·路易士，依然是勞動運動中最大的人物。他現在和羅斯福總統是有互不相容的關係的；但他的實力，即在華盛頓，也是被承認的。他之辭去C·I·O（產業勞動組織會議）的主席，不過是遵守這次選舉運動的誓約而已。倘若他要盤據的話，是一點沒有問題的。除了曾在路易士指導下工作過的一羣人，勞動者拒絕加入威爾基的陣營，是確鑿的；但路易士並不被當作勞動者的叛徒而擯棄，他依然受C·I·O內部的信賴的，他以爲自己才是勞動者的指導者，而事實上也確是如此的，在勞動運動中，像他這樣有實力，又善於一般的指導的人物，是不容易找到的。請注意約翰·路易士吧。他的活動並未終了，現在正是他的開始哩。

威廉·克努遜

威廉·克努遜（美國生產管理局長）現在是一心地奔走着美國的團結，他是站在華盛頓的無聊政界之外的。但什麼地方是產生國防資材的工廠，和生產者住在什麼地方，他是很清楚的。他是因羅斯福總統的選舉運動而完全成功的一個大實業家，并獲得羅斯福總統完全信任的人。他盡力於國防計劃的充實，是像奴隸那麼忠實地工作着。

財長毛根韜

華盛頓十條好漢

亨利·毛根韜在美國市民所納的聯邦稅之決定上，是比誰都有更多的職務的。新稅法確在議會通過了，而財長的責任是非使政府的提案成爲具體化不可的。與總統在個人方面是親密的朋友。他在海外的勢力是很可驚的，爲使通貨安定資金活動，從國外收買金銀，他所給與各國經濟的影響是很大的。

國務卿赫爾

赫爾在一般美國人之中，是比誰都有資望的。鐵納亞州出身的民主黨員，地方色彩濃厚的國務卿赫爾，個人方面，他是看不起新理想主義者的。他反對過羅氏三選出馬，在今日他恐怕是像威爾斯副國務卿那麼和羅斯福總統親近的；但一般最後關頭，赫爾却是貫徹自己的主張的。他是一個穩健，快活，和謙遜的人物。

安諾德（司法候補次官）

達曼·安諾德，是實際上最初施行反托拉斯法的人。他在不滿大財閥這一點上，是與從來反托拉斯法實行者怪異其趣的。他利用托拉斯法，救濟了一般消費者避免資本巨頭的企業聯合的剝削。

霍浦金（前商業部長遺英特使）

哈里·霍浦金，雖去了官職，依然比誰都接近着總統。他是一個修正的新理想主義者，大半的生活是在霍瓦德公寓消磨過去的。羅斯福總統的心理他很瞭解，在總統得到休養的時候，政府也不至於

發生問題，在應該說話的時候，要怎樣說出才不失大體，他是很懂得的。現在他是總統家裏的一個貴客，對於總統是一日不可無的親友和顧問。

瓊斯商業部長

查士·瓊斯，在美國所擁有的財力，連煤油大王洛克菲拉和金融大王莫爾干，都要爲之遜色。他知道所有重要金融狀態的內幕，任聯邦金融局的長官，他是執着輸出入銀行，聯邦住宅建設局，及其他政府重要的財政機關的牛耳，瓊斯給政府賄賂過數十億金元，對議會已毫無忌憚，因而承認將這個龐大的權力委於其手。

羅斯福夫人

夫人對於總統，政府，輿論的影響是很大的。她是像一個無任所大臣那麼重要的人物。總統在任八年後的今日，夫人的力量是從來所沒有的那麼偉大的。自許多慈善事業以至日常家事和個人的計劃，夫人多方面的努力，連美國的窮鄉僻壤都建設着羅斯福夫人的紀念碑。如幼稚園，主婦訓練所，貧民街淨化案，遊戲場，游泳場等，這些都是夫人所創議的。夫人在八年間代表總統旅行各地，成爲他的耳目。夫人是下層階級的朋友，她在美國青年會議，會庇護受共產黨所攻擊的青年等，又將政府的大意和不正的局勢，立即報告於華盛頓。現在美國政府當局，對於夫人的意見已不絕地注視了。報紙的讀者讀着夫人每日担任的一欄，有如身受所謂夫人分身之感，而華盛頓方面，對於這一欄好像感到有什麼新的政策的伏線，是用血眼精讀它的。要說現代最有力的女性，而且是最活動的有力者，是不能不數羅夫人的。(H·三十·一·廿一)

羅斯福的智囊團

人物創造歷史，但是人物都是他身畔的人們創造出來的。一個人物的身畔的人們，可以決定他事業的前途，這在歷史上，已經數見不鮮。例如要檢討這次法國失敗的原因，誰都要提起達拉第和萊諾身畔的兩個婦人，這兩個婦人能够左右達拉第和萊諾的思想。歐戰開始以後，法國爲什麼浪費了這八個月的「平靜時期」呢？西線戰事發生後，萊諾和達拉第的鬥爭爲什麼還是不休呢？這和萊諾達拉第身畔的人們是大有關係的。拿羅斯福來講，他是能够左右世界政治的人物之一，但是要了解羅氏，單讀他的演詞和談話是不够的，最好還是從他身畔的人們檢討起，比較「親切」和「直接」得多。

羅斯福開始推行新政的時候，他的身畔便有所謂「智囊團」的存在。「智囊團」這個名詞現在雖然不提起了，但是羅氏身畔確實還有一班做他耳目和私人顧問的人們。據華盛頓政治記者克萊潑報告，這樣的人物一共有八位。

羅斯福信仰他的判斷

第一位是美國政府新聞處的處長洛懷爾·密里脫，他的重要並不在他的職務，而是羅斯福對他所作判斷的信仰。密氏久任隨軍記者，後來擔任過史克列潑斯·霍華特系報紙的編輯，使羅斯福等人對於新聞界有深切的了解的便是他。密氏任編輯時代，堅決反對檢查制。現在有人說他在替政府設法建立檢查制，這種話是不爲深知密氏者所相信的。他反對檢查制的決心，至今彌堅。他對美政府的宣傳政策

是具有很大的勢力的。密氏是一個熱烈的「新政」信仰者，甚至自動辭了重要的編輯職務，而入羅氏之幕。晚上他時常會出現在白宮裏，與羅斯福討論時局。

政客戲劇家

寫過「幼年林肯」，和「愚人之樂」的戲劇家勞勃脫E·休伍特時常跑到白宮的樓上去，也是羅氏身畔堅決的「干涉派」人物之一。休氏是一個六呎四的瘦長子，去秋專替羅氏寫文章，發表演說，忙得不亦樂乎，有時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隨身帶幾塊夾肉麵包充饑。休氏富有戲劇天才，痛恨希特勒，這是使他成爲羅斯福密友的原因。

溫文豪俠的蒲列脫

威廉C·蒲列脫任美國駐法大使時，是羅斯福探聽歐洲政情的耳目。蒲氏爲人，可以够得上「亦豪亦俠亦溫文」這句話。在歐戰開始前的一個短時期內，以及歐戰初期，蒲氏不絕地與羅斯福通着國際電話。美國孤立派人士說他對法提出援助的保證，才使法國放膽對德開戰，其實那時蒲氏本人也還是一個孤立派哩。

邀寵不衰的洛遜曼

薩姆爾·歐文·洛遜曼，紐約州最高法院推事，每當羅斯福預備發表「爐邊談話」時，他總是僕僕於華盛頓道上。他可以做一個新聞界的巨頭，他是談笑風生的，善說簡短的話，會加強詞句的語氣

。他可以稱得上是羅斯福的總編輯。洛氏和羅斯福的結合很早，羅氏很推重洛遜曼，羅斯福選他做五巨冊羅氏文存的編者，便是一個證據。羅斯福當年的智囊們，大都已經失寵，祇有他至今仍保持羅氏的眷寵。

律務合作人奧康諾

巴雪爾·奧康諾，過去是羅斯福的律務合作人，也是羅氏的密友之一。康氏之兄約翰曾任國會議員，反對「新政」甚力，卒為羅斯福所擊敗，但是這並沒有影響奧氏和羅斯福間的友誼。奧氏常常以羅斯福的利益為利益。他是「溫泉基金委員會」理事之一，又是全國小兒麻痺症協會的會長，與羅斯福非常親密。

頭腦是部百科全書

法列克斯·弗蘭克福脫推事，據說政府中人由他推荐的更多於羅氏本人。他是白宮人物中最幹練的商人，以計劃而言是如此，以推荐人物而言，亦是如此。因為他見聞廣博，頭腦簡直是一部百科全書。任何問題都能解答。而且能够提出許許多多解答來，說得天花亂墜，使你無法反駁。

羅斯福為之傾倒

詩人阿契鮑特·麥克萊希，美國國會圖書館長，是弗蘭克福脫的親信之一。他使他的職務成為民主主義的象徵，他有一個多智而豐富的頭腦，以這個頭腦來參加白宮樓上的羅斯福私人內閣的會議，

其淵博足使羅斯福爲之傾倒。

國防生產顧問

般奈·巴魯布，每逢星期二，總在羅斯福辦公室裏午餐。午餐的時候，他便提出美國國防上的缺點來，他談得很多。在第一次歐戰時候，他是美國軍火業管理局的局長，對於軍火生產的管理，很有經驗。一年前有人反對巴氏，羅斯福着惱了，他對他的友人說，巴氏是不能創造奇蹟的，但是他的意見值得考慮，却是顯而易見的。（寒山·三十·一·二十七）

羅斯福祕書史蒂芬遜·歐萊

美總統羅斯福的祕書，史蒂芬遜·歐萊，今日差不多已成爲和總統一樣的白宮內的固定人物了。羅斯福赴白宮就任總統時，曾帶了三員祕書，現在祇剩了史蒂芬遜·歐萊一人。美國新聞記者中，能够長時期保持記者地位的，也祇有他一人。在美國歷史上，總統的祕書能够單獨被報章引述的，也祇有他一人。對於美國的民衆，尤其是對於華盛頓的新聞記者，他已成爲確實的公衆人物，幾乎是總統的助手了。

一九三二年，羅斯福在勢不可當的民意支助下，當選爲總統時，他就遭遇了胡佛下台時的糟糕局面。胡佛總統如果在事前組織一個有效率的聯絡報界的團體，那麼他雖然不能挽回大勢，至少能減輕這糟糕的局面。

可是，幾月來，胡佛總統從未舉行一次招待記者的會議，這等於說，幾月來胡佛的行政機關並沒有經由唯一的居間人——報界——和公衆保持有效的聯繫。

合衆社記者出身

在行政長官以依賴輿情而維持政治生涯的國家裏，竟發生這種惰怠情形，是十分難堪的。那位當選的羅斯福就在那時候決定，他一上台必立即改善這種惡劣情形。在威爾遜任美國總統的時期，羅斯福任海軍部次長，那時候，他認識了一位合衆社的青年記者，這人就是史蒂芬遜·歐萊。兩人由相識而

友好，廿年來竟成莫逆之交。

羅斯福於就任總統之日，函致他的老友歐萊，請他到華盛頓總統府擔任秘書之職，並請他重新樹立政府和報界的關係。

當時歐萊曾向人說：「總統的召我和軍令無異，我雖對於這職使感覺不能勝任，却不願加以拒絕。我祇願向總統請求以兩年為期。」歐氏於晤見羅斯福後即向他說：「我的要求是兩年為期，兩年後，你自會明白，你是否將辭歇我。而且，兩年後我將重返商界。」羅斯福說：「那很好。」從此以後，歐萊成為羅氏的秘書了。

當時羅斯福的一等秘書為路易·霍哀，而歐萊和另一個名叫麥金泰伊爾的，為羅氏的助理秘書。路易·霍哀追隨羅氏左右已有多年。麥金泰伊爾曾於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年充任海軍情報部長之職，一九二〇年推行羅氏的副總統競選。

又於一九三二年推行羅氏的總統競選運動。

羅斯福手下的郭培爾

霍哀氏於一九三七年逝世，麥金泰伊爾和歐萊，遂被擢為一等秘書，兩人無軒輊之分。不久，麥金泰伊爾又患起病來，向總統告了兩年病假，到現在尚未銷假。

霍哀氏所擔任的是私人的，機密的職務；麥金泰伊爾的職務為招待一切訪問總統的人；歐萊的職務就截然不同，他所做的是別人所從未做而不能做的事情，即組織一個有效率的白宮與報界保持關係的制度。

政府須和新聞界維持友好關係，政府須迅速散播各項可以發出的新聞——關於這兩點，歐萊和羅斯福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他們都相信，在一個極端自由的國家內，任何政治組織，若把民衆蒙在鼓裏，而希冀事業成功，是辦不到的。他倆十分明白，與其聽由和政府作對的方面散播消息，毋甯由政府來散播消息，此中利弊不言自喻。因此，歐氏的任務就是力謀改善前任胡佛總統所遺留的惡劣的宣傳機構，使之成爲適合新政的新機構。

宣傳新政頗著功勞

歐萊是白宮行政部的第一號宣傳長官，同時他又擔任審查每一部門及每一獨立機關的報道官的記錄，研究各人正在使用的方法，並草擬一修改的計劃。他讓年老的人員繼續留任，但普遍地起用新的人員。他把報社中富有活力和想像力的職員挑選出來，分派新的工作。他又僱用別的人員去鼓吹新政下的多項新的活動事業。他對屬下的一般命令就是：「做你們的工作，好像爲了出版一份新聞紙而工作。」

新政的程序是革命性的，而且頗易惹起物議。當時自總統以下，一般內閣官員（其中祇有二三人爲顯著的例外）和各獨立部門的首腦均和報界坦白地暢論國務，他們在討論時那種率直和自若的表情，是在美國他處或世界他處所沒有的。結果非常可觀。

自羅斯福就任第二任總統以後，政府的高級官員頗有調動。原內閣的官員繼續留任者祇有三名，霍哀和麥金泰伊爾已不在了，總統長子詹姆斯羅斯福倏而就任父親的祕書，倏而又辭職他往。祇有史蒂芬遜·歐萊始終保持了原來的職位，他照常工作着。他已成爲新政的標誌。

美政府報道部部長羅哀爾·邁萊脫，現在代替了歐萊去管理報界的一批人員。這是白宮政府鑒於歐萊的責任太繁重了，所以請他卸去這一小部份的職務。但是羅斯福却加重信賴歐萊，因為歐萊已是政府和新聞界及播音界間有力的聯絡人員了。的確，美政府聯絡報界制度的不斷勝利，多分應直接歸功於歐萊的。

歐萊的出色特點之一，就是效忠羅斯福始終爲一。過去八年間，有好多次他的事務是特別繁重，比方說，他有時須夜夜緊守電話機，以答覆各項詢問，或者他有時遇到總統有什麼差池之處，他就須不顧時間的久暫，盡力庇護總統，但是他因這種意外勤勞所得的報酬是極微薄的。當時它處待遇較高的位置也在向他招手，可是他仍舊做羅斯福總統的忠實助手，絲毫不萌異志。

歐萊常以緊守本位工作爲榮，本位工作，就是他的生命線。他和多數年齡和他相同的人一樣，喜歡夜間玩紙牌，日間趁有暇時玩高爾夫球，但是據任何人所知，他是沒有廢寢忘食的嗜好的，有之，惟本位工作而已，——如果本位工作也可以稱爲嗜好的話。

每日代總統見記者團

每日早晨，當記者團尚未抵達白宮時，歐萊首先到了。到後，他就靜待總統發表當天的命令。那時候，總統總是躺在牀上用早膳和拆閱郵件，他那當天工作程序的命令，通常是於上午十時授給歐萊的。到了十時三十分，總統欲向記者團發表非正式的報告時，就由歐萊去接見記者團的內層份子，舉行早晨記者會。如果歐萊會晤總統的時間較遲，就由歐萊親自召開記者會，他端坐在和羅斯福的一樣的佈滿着各項珍玩的辦公室後，而一般記者任意成羣地環立着，記者約有廿員左右，多少視所將發

表的新聞的多寡而定。當歐萊向他們報告總統的當日程序之際，他們或提出疑問，或作記錄。如果總統簽署了一條執行命令，歐萊除向記者團宣佈此事外，又分發給他們每人一份的報告書，這報告書通常是附有註解的。如果總統簽署了數件議案，他就把各項議案的名目發表出來，這種授受的工作是很簡易，而且是非正式的，因此他和記者們彼此間是用親暱的第一位名字互相稱呼的。但是當他對於某項質問表示憤慨時，或當某一記者自以爲受不公待遇時，他就間或以尖銳的措辭對待他們了。會議結束後，歐萊如果發覺全部記錄的程序有某某數點需要更改的話，他就把所要更改的一點口授給書記，再由書記抄錄下來，交給記者室內的記者團。這記者室，和總統的行政機關僅一走廊之隔。

應付記者是他的特長

如果那天是總統親自招待記者的話，歐萊就於事前把各項發展告訴總統，並把記者們或將質問的範圍，預先向他報告。一般正常的白宮記者屢次發覺，當歐萊因事離開總統時，總統向記者們的談話，遠較歐萊在場時短少。通常羅斯福於舉行招待記者會時，歐萊總是坐在羅氏之傍，他如果發現某一提出質問的訪員，爲總統一時所不能認識的，就告訴他這人是誰，如果遇到需要詳細解剖的事件，他就幫助總統向記者們解釋此事。又總統如遇到某項問題而向他發表訓令，他就欣然加以接受。

他有脾氣暴躁的聲譽

每當記者向羅斯福提出某項可以接受的建議時，羅氏總是對歐萊這樣說：「史蒂夫（對歐萊的親暱稱呼），你可以處理這事嗎？」這句話簡直成爲羅斯福的口頭禪。

總統府內日常事件不論大小（惟總統的授職爲例外），總是經由歐萊之手的。而且他又熟諳總統的授職事件，和授職的用意。他簡直是和總統的耳目差不多的，他又和國會的主要會員，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保持密切的聯絡和接觸，顯然的，總統不但信任他，而且也依賴他的決斷，更有進者，總統把他看待得心腹一樣珍貴。

這並不是說，羅斯福和歐萊二人之間永遠沒有意見分歧之處，歐萊堅決反對羅氏的某項特別計劃，是人人知道的，因爲歐萊和羅氏非常親暱，所以他能大膽發表反對的主張，可是他的反對通常是不發生效力的。

也許是爲了歐萊的易於發怒和始終不懈的忠於總統的緣故罷，他不時以嚴厲的措辭抨擊人家，使人家感到極度難受，他是一個反應力極快的人——他有脾氣暴躁的聲譽，——他屢次擯斥某特稿員，他那擯斥的措辭中，不但指出這特稿員所發的電訊出於虛構，而且也把這虛構新聞者的動機和完整人格，抨擊得體無完膚。

不歪曲事實

然而最瞭解歐萊的記者們，一向是把他當作忠實的朋友看待的。他們又認他爲報界中的一員，尤其是華盛頓記者團中的一員。他們十分明瞭，歐萊常竭力對他們施展援助，或在總統面前替他們辯護事件。他們又感到，白宮所以繼續對記者們維持坦白態度，多半是因爲白宮內有歐萊存在的緣故。

歐萊對於任何事件的發展，必求明瞭——雖然他在某種的特殊環境下，顯然是不諳某項事件的——假使他被迫不能透露事實，他至少不會做一個歪曲事實的報道員，或傀儡式的連自己也不懂事實

的政府機關的發言人。實際上他也不像唐甯街十號的英國政府報道官，喬治·西華德。喬治·西華德照例是請求上級官員不要讓他預先明瞭各項事件，以免答覆記者團詢問時口是心非的煩惱。

我們應該明瞭，歐萊現在充任非常的工作，事先是有一番非常的準備功夫的。他於一八八八年，生在維基尼亞州的克羅石城。他出世後不久，就遷移至華盛頓，在該處的公立學校和高級學校肄業。

做過隨軍記者

到了二十歲，就在合衆社開始他的新聞工作，五年後他又進聯合社。當羅斯福就任海軍部次長的時候，他充任四年左右的海軍部報道員。一九一七年，他開始過軍隊生活，充任步兵隊中資格淺薄的少尉。結果升至派遣隊的上尉，他的制服上備有特殊的星條旗符號，表示他是美國派遣軍的官方記者。他獲得一具銀星的嘉獎。他現在已是後備役的中校。這後備役是受陸軍謀報部節制的。

大戰結束後一年，他就任爲美國商會的新聞界聯絡官。但是等到羅斯福競選副總統時，他辭去了美國商會的職務，任羅斯福的預定僱用員。副總統競選運動結束後，他又返至聯合社。此後他在聯合社服務了許久年，直至一九二七年他又進派拉蒙新聞社，充任該社的華盛頓代表。

人家說，史蒂芬遜·歐萊是猶勃爾·歐萊的孫兒。按猶勃爾在美國南北戰爭時爲南部聯邦同盟的騎兵官，以勇悍好戰聞名，且曾率領軍隊威脅北部首都華盛頓，但是他後來頗受南方未反正之叛徒唾罵，說他不應毫無志氣地在北方總統下服務。可是事實上歐萊姓的一系遠在南北戰爭前就分成數個支系了，因此即使那時候的猶勃爾·歐萊，和現在的史蒂芬遜·歐萊有同姓的連繫關係的話，這關係也不是十分接近的。

一九二二年歐萊和海倫·蘭小姐結婚，至今他們有了三個孩子，長子已在本年畢業於某陸軍學校。

繼續和報界聯絡

史蒂芬遜·歐萊熱烈地希望，美國於射擊戰爆發後，總統府和報界的聯絡關係在實質上不致起激烈變化，或總統和報界的例行公開會議，不致宣告斷絕。換句話說，歐萊希望威爾遜總統的時期，不致再行到來。

他說：「……講到總統的例行招待記者會，我希望他應當予以繼續。顯然的，羅斯福總統不見得會答覆每一記者所提出的質問。但是我以為大戰期間，總統照常舉行招待記者會，實為使人民時時明瞭他們所選的首領怎樣替他們處理事件的最好辦法。」（學鳴譯·三〇·一〇·五）

美國副國務卿威爾斯

羅斯福政府在作「神經戰」的嘗試，他希望「神經戰」戰得巧妙，那末美國便無需從事「射擊戰」。現階段美國政策的整個機構是建築在「神經戰」的理論上的。例如租軍法案，全面援助民主國家，對於軸心國的經濟限制，國內物價優先權的統制，以維持國內的實力，這些措置都是根據「神經戰」的理論而來的。

神經戰術的總指揮

至於羅斯福政府的對外「神經戰」，則根本是由國務院來執行的，美國外交的方針是竭盡各種方法來避免射擊戰。美國的所以從事「神經戰」，其最大原因是迄至目前為止，美國祇有從事「神經戰」的配備。在美國的國防資源中，祇有腦力是在充分生產之中。目前美國國務院中正有許多專家佔着高位，這些人比美國任何時期都多。

美國對外「神經戰」的前線總指揮是威爾斯，赫爾本人是不慣於案牘的；所以國務院的實際行政都由威爾斯負責，為時已久。外界謠傳威爾斯和赫爾因嫉妒而起磨擦，這種話是不確實的，原來赫爾和威氏都是意志堅強，自信甚深的人，這樣兩個人放在一起，自然會發生坦白的爭論，磨擦之說便因此而起。事實上他們倆是羅斯福手下很好的一對，相處甚得。對於政策的意見，赫爾幾年來信仰自由貿易，始終如一，此外對於政治氣候，具有銳利的眼光。威爾斯的見解則以外交技術，文化溝通，以及西半球關係為基礎。

典型的外交家

威爾斯最適宜於他的工作。他有堅決的頭腦，具有彈性，可以抵擋外來的壓力，可以臨危不懼，有類乎知識的深度防禦工事。他深具外交家的每一種特性，他是精確的，鎮靜的，誠實的，透澈的，人情練達的，儒雅的，見聞廣博的，有經濟地位的。他經過世故的磨練，以斯人而有挫折，那祇能委之運命了。

至於外交家的小特性，他也樣樣具有。例如在人羣中間，會令人注目，提着一根手杖，安之若素。他又是一個優美的語言家，至於會說外國的成語，說得都到好處，又從來不會忘記別人的名字。他的聲音也很宏亮。

彭琴明·遜納·威爾斯以一八九二年生於紐約城，他的父親是超過小康以上的。甚至有人說他在兒童的時候，是戴着白手套遊戲的。

在哈佛大學時代，他是以考究衣著出名，不參加什麼隊，也不參加什麼俱樂部，祇研究經濟學，伊比利亞半島的文學和文化。他有心投身外交界，他有意選取拉丁美洲爲他的主要研究對象，因爲那時美國正缺少對拉丁美洲折衝的外交家。可是國務院老是開玩笑，將他派到日本，他在日本兩年，染得不信任日本的習慣。二十四年來不曾改變過他的見解。

反對金圓外交

一九一七年他奉命赴阿根廷京城任職，他在那裏說上了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一九二一年他回來

做國務院拉丁美洲司的司長，那時他祇有二十八歲，是美國歷史上最年青的司長。一九二五年共和黨的柯列治執政，威氏是民主黨人，不安於位，卒至辭職。

威爾斯的第一本著作名「那樸斯的葡萄園」，共兩巨冊。在技術上是寫聖多·多明哥的历史，實際上是指斥美國對西半球的外交政策。那樸斯是被阿赫勃王從他的葡萄園裏逐出來的，威氏把美國比作鳩占的阿赫勃王，以攻擊美國的金圓外交，和以武力代替外交的政策。他主張與拉丁美洲各國加強商業聯繫，交換專家，共同負責保持西半球的和平。這便是他底「善鄰政策」的中心。

第一次歐戰時，現任美總統羅斯福是海軍部次長，威爾斯已常和羅氏接近，一九三二年競選時，威氏對民主黨的競選運動捐了不少錢，所以在「新政」推行初期，羅斯福就把威爾斯召了回來，任以副國務卿之職。他任職五日後，便把羅氏演說中的一節，敷陳其義，製成他的善鄰政策。這使羅斯福大為高興，結果派他為駐古巴大使，那時古巴正醞釀革命。

威爾斯在第一任大使職中，謀實現其理想，處事異常審慎與巧妙。但是不到六個月，他便被召回，美國報紙說他的使命失敗了。古巴政府倒了三次，古巴人把威爾斯的肖像處以絞刑，古巴演出流血慘劇。民族革命派的政府和獨裁政府都向威爾斯求援。威氏非常審慎，不願以美國的武力來解決古巴的政治問題。他用友誼的態度來調停。有一次他在古巴京城的一國民飯店裏，叛兵衝進迴廊，威氏祇冷冷地叫他們出去，結果竟避免了一次戰爭。威氏向雙方作理智的呼籲，因此而避免了不少流血，這祇有頭腦清楚的古巴人才知道，可是頭腦清楚的古巴人並不多呀！

「普萊脫附則」的取銷

威爾斯對古巴的政策結果獲得更大的勝利，即「普萊脫附則」的取銷，這是威氏的功勞。原來「普萊脫附則」是代表美國的金元政策和武力干涉的，在拉丁美洲，可謂怨聲載道。古巴的憲法中原有「普萊脫附則」，永遠允許美國以干涉古巴政治的權利。一九三四年五月，美國聲明放棄此項權利，這是可以取信於拉丁美洲的。

循此善鄰政策而行，威爾斯與美國外交進行得很有成就，威氏這種功勞，是美國人所不會充分了解的。汎美會議連續在蒙脫維多，布諾愛累斯，里瑪，巴拿馬，哈伐那開過五次會議以後，結果締結了一個在外交史上無先例的防守同盟，實際上是西半球的國聯。

幾年來，若干「新政」派人士及「新政」派政論家，都以爲威爾斯是綏靖主義者，慕尼黑黑頭腦的紳士，慣與統治階級玩政治手法。這種謠傳的不絕流行，一部分也是威氏自己的錯誤。他的面貌是非常引人注意的。他身高六呎三吋，雖小胖而挺秀。他往往有一種先聲奪人的氣概，甚至他的聲音也是非常令人注意的。某作家說他是一個冷靜的人物，在冷靜的環境中生長起來的，他的職業也是冷靜的。其鎮定自若可謂無以復加。

綏靖主義者

威爾斯可以說是一個外交家的外交家。他是不大出面活動的，但是使一般人對他發生誤會却尚有其他的原因。西班牙內戰時，威氏爲衆矢之的。美國人也不會饒恕過他。但是他的見解是很明白的，原來那時拉丁美洲每一國的政府和統治層都擁護佛朗哥，擁護天主教，爲了鏟除共產主義，甚至不惜擁護法西斯主義的。爲了替美國爭取拉丁美洲的好意，威爾斯便反對「新政」派對西班牙共和政府的

同情，這種同情有演爲實際援助的趨勢。現在美國國務院也私底下承認，這種政策是於希特勒和法西斯主義有重大助力的。

以後便是慕尼黑會議。威爾斯堅主綏靖，但是羅斯福也是綏靖的。威爾斯參與機密，幫助起草羅斯福致墨索里尼，希特勒，張伯倫，達拉第的呼籲文。但是威氏並沒有存着張伯倫達拉第所提的幻想。慕尼黑會議以後，他參與赫爾羅斯福的機密，美國的每一行動，都有他在幕後襄助，而美國的每一行動都是反對納粹主義的。

威爾斯正像羅斯福一樣，還是不願放棄外交談判的方式。一九四〇年二月間，羅斯福派威爾斯到歐洲，歷訪羅馬，柏林，倫敦，巴黎，便是一「在爆發前再巡視一遍」的意思。羅斯福給威爾斯的命令是「不要提出建議，不要提出諾言」，威氏此行，祇有說和聽的自由。威氏此行的結果便是美國決定不信任希特勒。

學習忍耐和計謀

不會武裝起來的國家的外交政策是同一典型的，即聯合綏靖，多引述國際公法，和理智的呼籲。威爾斯替此項政策加上了一件實際的附件，即多找朋友。威爾斯身荷西半球命運的鉅任，他知道在此危機的時期，在此可怕的世紀，海洋的距離縮短了，美國必需在世界政治中覓取其地位。因此他竭力拉攏美洲的二十國，加緊與美國的關係。他現在快將獲得重大的成就了。

威爾斯不斷地工作着，從狡猾的赫爾老頭子那裏學習政治上的忍耐和計謀，威爾斯在幕後策動西半球的團結。他承認有許多問題現在似乎不能解決，但是他相信總有解決的一日。

一年前，希特勒的間諜認爲拉丁美洲是全世界最脆弱的所在，一年後之今日，則大不相同了。這是要歸功於威爾斯的，但是將來出面的也許不是他自己，他祇在幕後作狡獪的微笑。

至於遠東，威氏顯然不信任日本。但他又是一個「綏靖者」，因爲他一向主張在美國未有充分準備以前，與日本貿易。

威爾斯是不贊同任何極端分子的。在他看來，戰後的和平是外交問題，即設法使世界貿易流通。用談判方式，以善鄰政策爲基礎，發揮國際外交。（寒山·三〇·一一）

國際法西運動幕後人——福特

亨利·福特是全世界反猶運動的商標。他出版過一種反猶書籍（他的下屬威廉坎美倫所著），書名叫「國際猶太人」。德國納粹世界活動部推薦該書為納粹宣傳的最佳作品。洛杉磯的納粹雅利安書店出售亨利·福特著的「猶太人問題」，就是內容絲毫未動的「國際猶太人」。這書的德語譯本，封面上印有希特勒和亨利·福特並列的大名。西班牙語的譯本在紐約和美國別的城市都有出售。此書頗受弗朗哥的讚賞，在西班牙和南美的銷路很廣。

福特的下屬和國際反猶團體保持着密切的聯絡。福特全年總得化費數十萬美元，支助公開的反猶運動。他希望這樣一來他可以成為世界政治運動的領袖。他深信在不久的將來，可以被選舉為美國的總統。他的觸手伸展到歐洲，他在羅馬尼亞，法，德，英諸國舉辦了反猶大本營。每一國的法西斯黨和他有蜘蛛馬跡的關係，法西斯的勢力愈興盛，他的利益也愈趨穩固。

福特遠在一九二〇年間就開始對歐洲的法西斯和納粹運動發生深切的興趣。一九二三年巴伐利亞國會席上副會長奧爾說：「巴伐利亞的國會早已接獲情報，希特勒的政治活動在金錢上是受到美國反猶巨頭亨利·福特的津貼。福特於一年前就開始對於巴伐利亞的反猶運動發生興趣，福特的錢源源不絕地由美國匯至慕尼黑。……希特勒也公然對於福特的支持向衆誇耀，並稱讚福特為反猶的大人物。康奈里阿斯街內（當時希特勒活動的總機關）高懸着福特的肖像。」

自一九二四年開始，福特就一向以金錢支助羅馬尼亞的反猶法西斯運動。當年約西警察長蒙脫古

被羅馬尼亞的法西斯黨徒刺死，據調查所得，此輩兇手常受福特的援助。

墨西哥的法西斯金衫黨發起人尼哥拉斯·羅特里蓋斯也由墨西哥福特經理勃魯奈脫在金錢上儘量加以援助。

福特又僱專員到法國去活動，力謀把法蘭西納粹化，那個專員名叫加士頓·貝爾及利，是現在德國駐巴黎大使亞倍資的至交。法國銀行家波多恩和他也頗稱莫逆。紐約時報去歲八月十一日刊載一文，稱福特的代表貝爾及利為當前實踐法蘭西納粹化計劃的急先鋒。

納粹人員首先被派遣到美國從事組織國社黨運動的，就是西巴恩克奈勃爾，希特勒所極信任的副官。他從柏林希特勒的辦公室出發，逕赴米希根州第亞本城亨利·福特的本部，生活費概由福特負責撥付，他和美國聞名的納粹間諜弗立資基西勃爾，格里勃爾博士等合作，共謀發揚美國的國社主義。現在這批人早已被美國法庭所通緝，流亡於國外了。

第二個被派遣來美供福特指揮的納粹人員是弗里茲·庫恩，他也從柏林直接到第亞本，由福特供應他的活動經費。他在德國希特勒和美國福特的雙重訓令下，開始組織德美聯盟團，和美國的法西斯運動，反猶團體等接觸頻繁。

福特公司總監沙倫遜被熟諳德國秘密情形的美國前駐德大使道特稱為：「美國的希特勒信徒中的首領」。

英倫福特公司坡利勳爵和英國的親德份子往返甚密。福特的兒子愛特塞爾現任納粹主辦的美國化學公司總辦，自一九二六年開始就積極擁護希特勒的政治運動。

亨利·福特因歷年來對於支持納粹運動，不遺餘力，故於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由希特勒頒給勳章

一枚。福特佩戴這個勳章時，曾舉行隆重典禮，以示榮幸。

福特是一個非常的人物，他隱隱然成爲世界全能帝國巨頭之一，他是美國的標準法西斯獨裁者。

(鳴·三〇·五)

墨西哥總統卡瑪卓

交際場怪傑

卡瑪卓是一個有兩隻褐色眼睛，和一張梨形臉孔而善於應酬的中年男子。他的內心常是滿足的，既沒有誇耀的性情，也沒有打算的脾氣。去年夏天墨西哥選舉總統的時候，在他看來，還是滿不在乎，使他的擁護者非常擔心。當他當選為西半球最難應付的國際局面的墨西哥總統時，他仍然沒有改變他的態度。

這個新墨西哥總統是住在墨西哥市的高臺有十二個房間的一座建築裏。當選舉的時候，許多政治家，新聞記者，和一些懷着好意的人，訪問他，絡繹不絕。他們必需通過大門，在嚴密監視之下，走進了那布置整潔的廣庭，然後又要走過一個狹長的房間，但卡瑪卓自己却坐在房間裏的沙發上，展開兩足，把兩手放在膝上，這樣應接他們。

卡瑪卓今年四十四歲。在墨西哥革命的六年間，他担任士官，在各地任職。比較和平的十七年間，是他在前任總統卡但納斯將軍之下任參謀的時候。他努力於清掃反動份子，並組織軍隊即被昇為國防部長。

華萊士訪問

墨西哥總統卡瑪卓

當卡瑪卓準備就任總統的時候，鄰邦美國已選定了下屆的總統羅斯福和副總統華萊士。二十九年十二月一日，這個華萊士便爲羅斯福總統的特派專使，前往慶賀。他知道華萊士和他同樣是農民出身，他雖然和民主主義者反對，但他是很知道羅斯福的心事的。他又知道華萊士是汎美主義者，對西半球的共同防衛與經濟提携有着信念，又與駐美的墨西哥大使那差拉博士是要好的朋友。

華萊士之被特派往墨西哥，固然一方面掃除了蟠據在美墨兩國間多年的反感，和使兩國間的感情更加密切。另一方面從美洲共同防衛的立場，是表示他充分認識拉丁美洲——尤其是墨西哥的重要性。墨西哥人歡迎了華萊士的正式訪問，所以關於美墨間成立了防衛秘密條約，和承認美國海軍在墨西哥建造八個根據地之類的傳說，相當引起人們的注意。

雄辯政治家

墨西哥的政治和革命是不能分開的。卡瑪卓的父親本來是想送他到學校去學會計的，但他後來却做了這樣一個總統。他十七歲時投身革命，加入墨第那將軍的革命軍。因爲革命戰爭不斷地繼續，他很快地由中尉昇進爲中佐，大佐，二十七歲便做了旅團長。他爲軍人特別長於謀略。他並不以戰爭征服敵軍，而是用巧辯降服他們，又使那些謀叛的將軍獲得大赦，各恢復自由。這種手段，使他獲得那些革命者最大的尊敬。

卡瑪卓於一九三七年被任爲國防部長的理由，並非靠着他的武功，而是因爲他善於調停國內騷亂的緣故。前年卡但納斯要任命他爲師團長時，他也是說應該選取其他的適任者而固辭的。因爲他這種謙遜態度所以他得到人心，在去年選舉戰的時候，卡瑪卓說：「這在墨西哥歷史上最平穩的選舉，可

喜的是死傷者非常之少，因為在美國，連汽車肇事，也是要死不少人的。墨西哥政治的論爭常用手鎗和短刀解決，而去年七月的選舉，也是在相當彈壓之下舉行的。

趣味的點綴

卡瑪卓喜歡搜集繪畫，他將古代名手的繪畫裝滿了兩個房間，但這並不是說他自己是鑑賞家。他雖讀過歷史和社會學的書籍，但他並非學者。他又愛好音樂，即在工作之中他也開着收音機，欣賞着。但這也並不是他有什麼超人的音樂的知識。

他對於服裝非常有興趣，時常注意自己服裝的樣式。他的領帶是喜用粗重的。對於訪問他的客人的衣服也很注意，有時竟動手摸觸客人的衣服，並詢問是否和他的服裝是同樣的材料。他是全然不飲酒精之類的，但每日却吸上二十枝上等精製的烟草。

卡瑪卓在故鄉普勃拉曾經繼承了一個三畝半果樹園的遺產。那現在不過值得七萬五千美金而已。在墨西哥一做了將軍，是立刻會發財的，但他却不如此。他說他自己是中產階級。有一天一個人問他：「在你的生活之中，那一天是最幸福的日子？」他正經地回答：「那是我和妻結婚的日子。」他和太太散步花園，摘花給她，表示殷勤，這在他做了總統的今日尚在繼續的吧。

有親美傾向

和卡瑪卓競爭總統的亞爾瑪辰，是墨西哥有名望的人物，孟特勒的巨商，而且是前美國副總統迦納的老朋友。他是主張修正卡但納斯對於處理社會問題的方法的。他和卡瑪卓本來也是老朋友，個人

是很要好的，但到政爭的時候又當別論了。亞爾瑪辰攻擊勞動者巨頭托烈塔路，他却將軍隊化的勞動團體，作成強力的組織，支持卡但納斯和卡瑪卓。亞爾瑪辰和卡但納斯是不對的，他曾主張和美國合作，但卡瑪卓在總統選舉戰以前也轉向於親美了。（暉·三〇·二）

土耳其總統伊諾奴

在這次歐戰以前，我們時常聽見有人提出這個問題：像德義這樣的「獨人國家」，萬一其領袖逝世，這種國家能不能保持原來的狀態？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提出土耳其總統伊諾奴來作一答覆。伊諾奴是土耳其獨裁者凱末爾的繼任者，而凱末爾治下的土耳其正是一個「獨人國家」，其獨裁程度較諸納粹的德國，和法西斯的義大利要厲害得多。

土耳其和德義的情形不同，德義是把原有的民主政治機構接收過來，逐漸建立獨裁。但在土耳其，凱末爾簡直是一個近代國家的創立者，而融個人與國家爲一身。

巨人凱末爾的繼任者

凱末爾是一個巨人，要追隨這樣一個巨人，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凱末爾逝世以後，土耳其發生大地震，因此有幾個頭腦簡單的人便說：「凱末爾時代是沒有地震的。」

凱末爾的治理方式是急進的，他的繼任者伊諾奴却決不能這樣幹，他開始的時候，就拒絕應用凱末爾所不得不用方法。他把凱末爾尊爲「永久的元首」，而自稱爲「國家元首」。

伊斯美·伊諾奴在早年的時候，也就是在他的名字尚爲伊斯美·派安的時候，便由凱氏任爲參謀總長，時在一九一六年，伊氏初次與凱末爾相遇，那時伊還不過三十二歲。當時凱末爾正率領土軍，在安奈托利亞抵抗俄軍。他知道伊氏是一個卓絕的參謀人才，兩人便由相敬而發生熱烈的友誼。凱伊

兩氏的友誼可以稱爲生死之交，伊氏是一個最優秀的參謀官的典型，他至今還在忠實地執行他過去的司令官的意志。

土希戰爭時，伊氏率領土耳其軍團，在伊諾奴地方，勝第一仗。所以凱末爾改革土耳其舊式姓氏的時候，伊氏便以其獲得大勝的地方名字——伊諾奴爲姓氏。

不被寇松勳爵嚇退

土希戰爭結束後，伊氏任土方首席代表，出席停戰會議，伊氏的政治生涯便從這時候開始。伊氏富有外交技能，不亢不卑，手段圓滑，復能堅持。一九二二年，洛桑會議時，伊任土國外長，與英外相寇松勳爵相折衝，頗佔優勢。

英外相寇松勳爵威儀萬分，有「最高權威者」之稱，但是他的威儀不能嚇退這位恬靜而謙遜的小小的土耳其兵士。經過一番最熱烈的辯論以後，伊氏的態度仍舊保持着恬靜和謙遜，但是對於自己的主張還照樣堅持着。有時他讓了一步，却是更進兩步的張本，這是寇松所知道得很清楚的。伊氏身上有一個缺陷，但是他的缺陷對他是有利的，正如納爾遜將軍的眇目那樣有利。他患耳聾，但也並不聾得什麼都聽不見。在洛桑會議席上，他提的抗議非常厲害，簡直連寇松勳爵演說中的意義都不管，伊氏堅持着。他又患重聽，結果却異常有利，使土耳其獲得了一份洛桑條約。洛桑條約的締結是凱末爾政績的最高峯，但是伊氏也因此而被凱末爾喊了一聲「土耳其最伶俐的人」。

陰謀家挑撥離間

一九二三年伊氏轉任總理，除了一個短時間以外，他任總理之職，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在這個時期，凱氏任總統，可謂政治的軍人，伊氏任總理，可謂政治的參謀總長。凱氏大刀闊斧，有作有爲，伊氏富毅力，工心計，把這兩個人的特點會合起來，政績斐然，土耳其的整個面目改變了，無論在政治上，宗教上，或是民氣上，凱末爾暴風雨式的天才由伊諾奴平易的行動表現出來。

一九三七年伊氏對凱末爾發生誤解，辭總理職，兩人的友誼便消沉下去。凱伊兩氏爲何交惡，這是一個永遠的謎，但大約是由於陰謀家的挑撥離間，因爲那時凱氏病況已深，易於聽信讒言。

凱伊兩氏的政見雖然不合，但是私人的友誼並不完全斷絕。凱氏患病的最後兩個月內，伊氏雖然並沒有什麼職務，但實際上是土耳其的統治者，軍隊和黨的方面都早有佈置，所以凱氏一逝世，伊氏便立刻由議會選爲總統。

當政局突變的時候，伊氏的政敵們戰慄了。可是這位新總統並沒有報復的意思，這是使他的政敵們驚異的。前內長和一兩個離間凱伊感情的陰謀家都從政府和國會裏退休了。但是也就至此而止。

不願露獨裁者的面目

伊氏的政敵之一奧克耶耶剛才辭去了司法部長之職，又由伊氏復其原職。又如土國現在最著名的政論家耶爾欽，他原是批評凱末爾一派的，所以在凱末爾時代，他的文章不能發表，但是現在却又回到政治舞台上來了。

伊諾奴不像凱末爾，他是很愛好家庭生活的，他愛他的妻子，也愛他的兩個兒子。伊氏的老母是一個虔誠的回教徒，這可以緩和反凱末爾的反動教士們的感情，伊氏執政後，土耳其回教寺院裏的禮

拜者較前略增，這在伊氏方面，並沒有正式加以非難。

伊氏的施政完全根據凱末爾的理想，可謂蕭規曹隨。土希戰爭以後，土國出人意外地立刻與希臘言歡，這大都也是伊氏在凱末爾指揮之下所有的成績。

凱末爾在日，伊氏是他革命熱情的一個緩衝者；凱末爾逝世以後，伊氏便靜靜地執行着凱末爾的政治理想。現在戰事已經發展到土國的門前，在這多事之秋，負土耳其向背全責的便是伊氏了。

凱末爾慣使大刀闊斧，伊諾奴則執行鎮靜的外交。伊氏雖然是土國事實上的獨裁者，但是不願露出獨裁者的面目，所以一切國家大計，表面上都是由國民黨來決定的。（古漁·三〇·五）

塞拉西四幕劇

自從英軍在非洲的反攻開始以後，前阿皇塞拉西的名字又在報紙上出現。五年來他已是一個被遺忘了的人，可是時局的變易，又使他在國際上變成了一個令人注意的人物。歷史把他的名字淹沒了，歷史又把他的名字發掘出來。五年前，這位身材瘦弱，兩眼憂鬱，長着黑鬚的塞拉西，在義軍的進攻下，不得不在夜半從阿狄斯阿巴巴的黃金御座上逃了出來。以後這位「萬王之王」便在英國做寓公，一直到這次阿比西尼亞戰役展開，他才在英國的支持下，回到阿國，號召土人，和英國的「尼羅河軍」一驍肩作戰。塞拉西的身世，以歐洲國際鬥爭為背景，我們可以分排以下四幕：

第一幕：「萬王之王」

塞拉西原稱戴法列總督。阿比西尼亞於一九二三年廢除奴隸制度，於是這非洲唯一的土人帝國才得加入國聯。阿比西尼亞還盛行着封建制度和部落社會，在這小小的塞拉西的肩上，便放着使阿國近代化的重任。

到過阿京的人，誰都看得出古代和近代色調的強烈的對照。例如你要到塞拉西的皇宮去，你得經過在平坦的街道裏的森林道路。阿京高出海面八千呎，在晴麗的陽光和澄清的空氣中，碩長的棕樹在圓形的泥屋和鉛皮蓋的「近代」建築上搖擺。你又會看見裝着貨物的騾子和驢子，纏頭的回教徒，扁鼻

的尼格羅人，和携着舊式步槍的阿瑪列克族人。你看見這種情形，便會記起阿比西尼亞是一個人口一千萬，種族複雜的國家。他們說着七十種不同的言語，有的是回教徒，有的是基督教徒，還有一些崇拜偶像的異教徒，其中三百萬阿瑪列克族人是統治階級。

克脫·羅賓斯基氏曾於一九三五年的義阿戰爭以前，到阿京去訪問過阿王。據羅氏說，那時塞拉西穿着黑色的披肩，緊小的白褲，和西式的皮鞋。塞拉西站在殿上，等候他的覲見者。殿上除了華蓋，客椅，和壁上有親筆簽字的英王喬治和英后的畫像以外，空無所有。羅氏說的法語，等舌人譯作阿瑪列克語以後，塞拉西便向羅氏仔細一看。那時阿皇還是攝政王地位，他的眼色很冷淡，甚至帶着懷疑，後來他們轉變談鋒，談到塞拉西的私事，阿王的眼光才溫暖起來，他的小手也強烈地做着姿勢。等到正式的覲見儀式完結以後，羅氏才知道塞拉西原會說流利的法語，舌人也不需要了。

據羅氏說，他對於塞拉西所得的印象是這樣的：他曾在阿京設立兩所新式的小學，他曾監印第一部阿瑪列克語字典，他又創辦過皇家印務局，攝製電影，又在戴法列地方建立過一個模範鎮，這幾件事都是他引以自傲的。他又非常愛好動物。他也像一般阿比西尼亞的貴族一樣，每逢早晨十一點鐘，總是飲微溫的香檳酒，這可以表示他熟悉西方人的禮儀。他對宗教非常虔誠，幾乎每天早上都是騎着騾子到城外山上的教堂裏去祈禱和默想。

塞拉西原是阿國某總督的兒子，他做孩子的時候，正是一八九六年前阿皇米尼列克在阿杜華戰敗義軍的時候。塞拉西應用他外交的才能，逐步地獲得了攝政王的地位，又從攝政王獲得國王的地位，本於一九三〇年宣稱爲皇帝。塞拉西的崛起，非但經過國內貴族間的鬥爭，而且也經過國際勢力的鬥爭。他儘量利用外國的勢力，應用「以夷制夷」的手腕，可是到了一九三五年十月，義大利的軍隊終

於開入了阿比西尼亞，把他逐走。

塞拉西苦戰七月，義軍才攻陷阿狄斯阿巴巴。一九三六年五月二日午夜，塞拉西帶着一條在泰香奇湖一役中受傷的臂膊，沿鐵路逃到法屬吉布蒂。他回轉頭來一看，祇見京城已在焚燒中，火燄直衝天際。他說：「我會再組織軍隊，再戰。」

第二幕：到日內瓦去

塞拉西出走以後，他的部屬還在阿比西尼亞的內地苦戰，塞拉西先登英國軍艦到亞丁，然後到耶路撒冷。倫敦，巴黎，和日內瓦的外交家們在辯論着，如何處置這位出亡的君主。那時是羅馬柏林軸心正在結合的時候，也是英法綏靖政策在形成的時候。

塞拉西在聖城耶路撒冷住了一個月。耶路撒冷的人們時常看見長着黑鬚的塞拉西，駕着汽車，到處觀光，在聖墓畔祈禱，在他別墅的洋台上向朋友招呼，或是指揮他的園丁栽花。這樣過了一個月，英國又派了一艘軍艦來，把他送到直布羅陀，他在直布羅陀改乘商船到倫敦。

這時英法已和義國妥協，塞拉西到倫敦去，英國外交部怕爲難，所以預先向塞拉西建議，要他到倫敦的時候，不用阿國國王的資格。塞拉西破家亡，寄人籬下，不得不聽從英國的話。所以到了英國，便改用「戴法列君」的名字。這樣一來，英國官方可以不聞不問，避免外交上的難題了。因爲你如果承認他是阿國國王，那末你勢必遭義國的不歡，同時又勢必繼續受國聯盟約和決議案的約束，塞拉西以平民的資格來英，這種困難便都無形解消，英國就慣會玩這一套「支持」和「出賣」的連環把戲。

塞拉西車到倫敦滑鐵盧車站，有大批羣衆前來歡迎他，但是塞拉西在阿比西尼亞公使館公開設宴

，招待各國代表時，外國的使節大都沒有出席，原來外交場中是最勢利不過的。

塞拉西在倫敦住了幾個星期，便啓程赴日內瓦，預備在國聯大會席上親自提出呼籲。英法恐怕塞拉西到日內瓦去，弄出事來，所以勸了他幾星期，叫他不要出席國聯。那時羅馬柏林軸心剛在結合起來，英法要拆散德義軸心，所以不惜犧牲阿國，綏靖義大利。祕密談話在進行着，英國提出締結英義協定，和取消制裁來引誘義國，使義國不走柏林路線。但是塞拉西的態度却很堅決。

一九三六年六月三十日，塞拉西出席國聯大會，以阿瑪列克語宣讀演說原稿，全場喝采。記者席上的義籍記者大聲呼叱，卒被警察逐出會場。

塞拉西繼續宣讀，痛陳利害。各國代表默不作聲。幾個月內，國聯的會員國大都承認了義國的征服阿比西尼亞。對義的制裁也取消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間，綏靖主義達到頂點，英國政府承認義王愛麥虞限兼阿比西尼亞皇帝的頭銜。這次非洲戰事展開以後，英國看到塞拉西對他們自己又有了用處，所以口口聲聲說英國從來不會承認過義國的兼併阿比西尼亞，毋怪德國的官方通訊社要舉出英政府會稱愛麥虞限爲阿比西尼亞皇帝這個史實來嘲弄一番。

這個時期的塞拉西，大部分時間留在英國，過着逋客的生活。

第二幕：流亡生活

塞拉西在倫敦，住在山上，住宅是一所灰色的喬治時代的破舊石屋，可以俯瞰避暑勝地巴斯。每當朔風凜冽，寒氣透屋的時候，憂鬱的塞拉西便終日擁爐取暖。他的家屬耐不住英國的寒冷氣候，所以他的妻子和兒女都回到巴力斯坦去了。

那時英國的報紙傳出消息，說塞拉西的錢快要用光，他連白銀的餐具都出賣了，用以救濟阿國的難民。我們又記得那時報紙上登過義國有意邀他回國的消息，但是塞拉西的態度很堅決，他說他情願在辟加特萊（倫敦的繁華區）賣鞋帶，不願回到阿比西尼亞。

塞拉西雖然渡着逋客的生活，但並不失望。他研究英語。他默想着。他寫回憶錄，想賺點錢，但是英國的出版商不願接受他的稿子。他幾次到日內瓦去，徒手而返。他又痛斥希臘和土耳其的承認義國兼併阿比西尼亞。他又向美國播過音，說他決不失望。

去年六月間，義國參戰以後，塞拉西趕快從巴斯趕到倫敦，住在一家旅館裏。他和英國的工黨議員們往來，拿出他部下寄來的信，給他們看，他的部下還在阿國內地和義人作戰。一個月後，英國把會承認愛麥虞限爲阿比西尼亞皇帝的事拋到九霄之外，承認了塞拉西的帝國爲英國的同盟國。從前不肯運去援助阿國的英國步槍，也運到阿國去了。

第四幕：回到故國

塞拉西的第四幕到現在仍未閉幕。這幕的開場是怪有趣的。本年一月間，有飛機一架，從英國某港起飛，向南方飛去。原來這架飛機便是載着塞拉西到亞歷山大港去的。

塞拉西到了亞歷山大港，便向卡土穆進發。他在卡土穆接見從阿比西尼亞逃過境來的土人酋長。最近塞拉西已乘飛機到了阿國西境的某地。那時阿境內已有英國的軍官在訓練着土人軍隊，土人軍隊看見塞拉西回來，都向他敬禮。

這幕劇由英國導演着。我們已經說過，這幕劇到現在尙未結束。（疾風·三〇·五）

葡萄牙總理薩拉柴博士

在第二次歐戰爆發後不到數星期，葡萄牙總理薩拉柴博士就在國民議會發表演說，闡明葡萄牙對於歐戰所應採取的國策。他演說時，並不裝腔作勢，祇不過很平凡地照着演說稿讀了廿分鐘。他所宣佈的國策很簡單，即葡萄牙對於歐戰，嚴守中立。人民對於他所宣佈的國策並不作任何批評，因為大家都很景仰他，把他當作超人及葡萄牙復興的象徵。

薩拉柴博士怎樣會一躍而成爲深得民心的獨裁者呢？說起來神秘得很，他本來是一個不聞名的人物，而且和政治的關係極淺。對於經濟學倒有專門的研究，他置身於政治舞臺前，在康勃拉大學擔任了多年的經濟學教授，曾寫過幾篇關於新經濟理論，和怎樣把新經濟原則實施於葡萄牙的文章。這不是空洞的紙上談兵。他於第二次就任財長後，就根據曩日的理念按步就班地去實踐了。一九二六年，葡萄牙政治經濟的情形混淆到極點，先就政治而論，該國自於一九一〇年建立共和政體以來，在這短短的十六年內，革命發生了十六次，內閣更替四十次。再就經濟上說，一百年來葡國財政，負債纍纍，而歷年的預算又收支不能均衡，真可以說是一年不如一年。是年五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宿將戈斯泰將軍等揭竿而起，發動軍人革命，推翻民主政府，建立三人執政的聯合政體。經過這一次不流血的大規模政變，葡國已往政治上的流弊，就一掃而除。可是經濟上要想消除一百年來的積欠，決非一朝一夕所能辦到的。薩拉柴自受命於財長後，即企圖以服務大眾的精神，來處理國庫，可是他立刻發覺他自己的權力有限，在某種情形存在下，不能發揮他的抱負，他就毅然辭職，又回到康白勒大學去

研究經濟學了，他的條來條去，雖沒有改變葡萄牙的財政機構，可是他這種剛愎不苟的個性，已留下令人景仰的良好印象——他已播下了未來掌握葡萄牙命運的種子。

他辭職後，葡萄牙政府對於財政方面施行了一年不切實的補救辦法，雖知愈理愈糟，弄得最後非舉外債不可。葡政府就向國聯申請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貸款。國聯於一九二八年派員到葡國去調查後，雖允所請，可是條件很苛刻，葡國一般的民意認為斷難接受。於是該國朝野又注意到康伯拉大學的薩拉柴博士，政府敦請他再度出馬，重任別人所難勝任的財長之職。薩拉柴答應了，可是政府須依他四項條件。

這是薩拉柴博士獨裁權的開始，也就是葡萄牙自衰頹到復興的轉捩點。他的四項條件如下：（一）各部部长不得把辦公費超出預算範圍；（二）一切關於貨幣的議案均須與財長討論，且須由財長批准。（三）財長有權否決正常費用或流動費用的增加，他更有權否決任何事業發展費的增加，除非事前已募集了必需的公債；（四）財長與同僚部長合作，共同樽節一切不必要的開支，向民衆徵稅須依照全國一律的原則。從這四點看來，我們可以發覺，薩拉柴博士蓄意想成爲葡萄牙財政的獨裁者。

薩拉柴博士，不發表演說，不頒佈緊急的，決定性的法律，不接見記者團，——總之，他摒除一切，埋頭苦幹地處理國庫。自然囉，從慣常的浪費到突然的節儉，決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情。他在第一年就聞到各方面的埋怨聲和責難聲。但是公衆儘管焦躁不安，他仍是我行我素地貫徹他的主張。

第一年結束，他的功績就表顯出來了。已往一百年來葡國的財政一向是收入不敷支出的，這一年由薩拉柴博士處理財政的結果，不但收支相抵，且更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盈餘，他真不愧是一位經濟專家，這件事實較任何最流利的雄辯更使人佩服。這是他的第一次勝利。

嗣後十一年內由於他苦心經營的結果，替國家多下來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且政府的流動公債都一一償清，國內的私人儲蓄也增至四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一九四〇年春，薩拉柴博士向民衆宣佈：拖欠了數十年的外債，業已全部付清，使全國放下一塊心頭石。這是何等偉大的功績呵！（三〇・八）

保王鮑里斯及其左右

聰敏遠見的政策

保加利亞在內外緊張的局勢下，終於在本年三月一日參加了軸心同盟。此事係在土保協定之後。目前雖因南斯拉夫受英蘇背後的挑撥，發生反軸心的政變，但鑒於過去軸心外交先後在巴爾幹的成功，以及希特勒政治手腕的魄力，那麼除非南國甘做希臘第二，我們相信她遲早地像保加利亞一樣，依舊參加到軸心方面來的。保加利亞在未曾參加軸心之前，其處境也和今日的南斯拉夫差不多，即在英德兩強生死決戰的中間。巴爾幹的各國，無所謂嚴守中立的可能，他們的出路僅有二條：一即是受英國的煽惑（包括蘇聯的影響），而採取反抗軸心的態度，結果是做波蘭第二。另一條出路，即參加軸心，雖然暫時不得不要事實所必要的拘束，但最後仍能保持參加歐洲新秩序建設的一份子的資格。保加利亞就採取了後者的一途，這是聰敏的。試看在保國未參加軸心前，她的內外局勢是何等危殆。當時英國方面的宣傳，說保國若參加軸心，彼國將立即化為戰場。可是實際上除了蘇聯表示一些不歡之外，現在保國却安定了。目前的問題，是南斯拉夫的去留，若南國也追隨軸心，則保國前途可更無問題，否則保國之是否將化為戰場，雖很難說，但先倒霉的一定是南國自己。

從苦難中生長

保王鮑里斯及其左右

現在我們且將保國介紹一下。保加利亞是巴爾幹的一個尚武的國家，她和德國的關係，是一向很密切的。現國王鮑里斯三世，是一位賢君。先王菲狄南特，在位三十一年後退位，禪讓於其子，自己於一九一八年十月三日回到出身地的喀布爾克。當時鮑里斯王尚是一個未滿廿四歲的青年，而保國斯時恰爲大戰中的戰敗國，他就承繼了國家艱難的國土。保加利亞的歷史上，曾經經歷三次大戰，第一次是一九一二年的巴爾幹戰爭，保國會獲得很大的成功。翌年巴爾幹再度發生戰爭，這次保國受了攻擊。第三次就是世界大戰，保國是德國的同盟國，因戰敗關係，當時保國也和德國一樣，在協約國制霸的凡爾賽條約之下，幾陷崩潰。

原來保加利亞自受土耳其帝國統制以來，一直作着反抗的奮鬥。其流血鬥爭史達數世紀之久，最後始獲建立保加利亞爲一獨立國家，於一九〇八年完全脫離了土國的束縛。但因當時帝俄曾經協助保國反土的關係，在保國建立了沙皇自己的勢力，以馮·巴丹斐爾克王子爲保王，這當然引起保國國民的反抗。他們在國民大會上選舉了喀布爾克·哥太家出身的菲狄南特大公爲保加利亞大公，於一九〇八年昇格爲保加利亞國王。但過了十年，卽至一九一一年，保國的情勢益現危急。國軍內部開始崩潰，自薩隆尼加戰線一役爲聯軍戰敗之後，就舉行單獨媾和，和以前的同盟國脫却外交關係，議定以一九一三年時保國的國境爲國境。

賢君鮑里斯二世

但隨媾和會議之後，國內發生了革命。此種內外相繼而來的磨練，使保國平添了不少鬥爭的經驗。國內政黨紛起，政府也屢次更迭。民衆的不安達於極點。因此不得不在國境上設立祕密委員會，以

解決外交糾紛，冀免引起人民的反抗和不满。當時國王鮑利斯的生命，隨時有遭危險的可能。首府索非亞的大宮院中，曾於一九二五年被人拋擲炸彈，死傷達百五十人之多，但鮑利斯本人得以無恙。

鮑利斯三世，得天主教教養之處極多，他爲人質朴而又很懇切。所以很博得國民的同情和信仰。他也是一個博學的自然科学者，曾自柏林大學取得過榮譽博士的頭銜。他自己能駕汽車，對於技術頗具興味。因此他更進一層地獲得了民心。就是在政治的判斷上，他也是一個賢明的君主，他能看取歐洲的情勢，握住自國的前途。這一次參加軸心之舉，就證明了他的政治眼光。他事前曾親往柏林去訪問過，他看清德國的實力，是德國勝利的最有力保證。

他於一九三〇年迎娶義大利王女約文娜爲妻。可見他的親軸心傾向，是由來已久的了。現在他毅然參加軸心同盟，就是此種傾向的結晶。講到保國在巴爾幹的地位，她雖沒有參加巴爾幹協定，但在一九三七年曾和南斯拉夫訂有親善協定，最近又有土保協定的訂結。在去年和羅馬尼亞的交涉中，她曾收回了南杜勃魯迪的大地。

保王鮑利斯不獨爲一善觀風色的政治家，而且還是一位勇敢的軍人。在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的回憶錄中，曾讚美鮑利斯國王的軍人風態。保國有此領袖，確是國家之福。

首相是大學教授

保王鮑利斯既是一位精明的賢君，他的臣下，亦多是賢能之士。現在我們就想將保國政治上幾個重鎮介紹一下：

現在執掌保國政治命運的，應推首相兼教長的費洛夫，以費氏爲中心，以下就是外相伊凡·卜博

保王鮑利斯及其左右

夫，陸相達斯卡洛夫將軍，商相沙格洛夫，財相巴其洛夫，農相伊凡·巴格列耶諾夫，內相布洛夫斯基，法相米太喀夫，勞働部長瓦希萊夫技師，及交通部長哥拉諾夫諸人。

保加利亞現內閣，係成立於本年。首相費洛夫是個大學教授出身，國內外聞名的人物。他的信念是：「吾人須以強力手腕領導政治。吾人確信以我國健全之國力根底，定能達到此目的。」因此他所採取的政策，是首重國民自信力的培養，使國民知道他們自己的力量。

外相伊凡·卜博夫，也有他的信念，而且和費洛夫首相的意見相一致。他說：「在克成自己之目的這一點，與前任者並無稍異。爲適應目前情勢，吾人願求保加利亞國民之一致努力。」

幾位出色的大臣

現在的國家，若沒有有力的軍隊，就簡實不能立國。保國土地雖不廣大，但以保國人民的尚武風氣以及歷來戰爭的經驗，她在她的陸相達斯卡洛夫將軍指導下，也擁有不可渺視的武力。陸相達斯卡洛夫將軍，是一個軍事天才，他爲保國建立了一支精神武備兼優的近代軍隊。他是優秀的組織家，他的朴質剛強的氣質，極受國民的尊敬。

保加利亞因爲鑒於振興國內商業及國外貿易的重要，特設商相一職，以專門家任之。現商相沙格洛夫博士就是該方面的一位專材。他和其他閣僚一樣，對於德國很能瞭解，在他指導之下，保德之間的貿易關係，與經濟往來，已經獲得很大成功。

使保加利亞貨幣趨於安定的，是財相巴其洛夫的功績。他的財政手腕，在歷屆前內閣中已屢有建樹，他曾長時期做過保加利亞中央銀行的總裁，所以對於國家的財政狀況，真是瞭如指掌。

保國雖然置身於歐洲工業國的中間，但她本身却是一個農業國。現在這位農相伊凡·巴格列耶諾夫，就掌握着保國全部農業的前途，他的農業政策的特點，是強化農業生產和獎勵種植菓樹。她的葡萄園就很聞名於世。

建設工作的雙璧

內相布洛夫斯基，雙肩挑着維持國內治安秩序的重任。他認為使國家在對外問題上有力量，改革內政，安定民生實爲當務之急。試看在巴爾幹各小國中參加軸心盟約的國家，獨有保國沒有因此引起過內亂。保王的人望固然重要，但內政的整飭得宜，也是一大原因。法相米太喀夫，也是該方面的一個得力助手。

保加利亞雖稱不上完全是一個工業國，但她也有勞動相的一個職位。原來保國雖是一個農業國，但她正在積極從農業到工業化的過程中，這不是說保國想把她自己改造成一工業國，而是她想到農業工業化。保國現在正在將她各重要都市近代化起來，這工作自然是相當困難的，但保國的勞動相互希萊夫，却正就是一位技師，所以此方面的工作，獲得很大的成就。今天保國的首都索非亞，業已成爲歐洲和平時代旅行者的觀光聖地了。新交通相哥拉諾夫，和技師瓦希萊夫確是保國建設工作的雙璧。

毅然加入軸心陣容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保國雖然是巴爾幹的一小國，但在賢君鮑利斯及幾位才幹卓著的大臣指導之下，正在向強國富民的途上猛進。保王爲目前歐洲各國的青年帝王之一，現年不過三十七歲。年

輕力壯，在保王確可當之無愧。據傳在一九三六年柏林舉行萬國運動會時，當時住在「愛斯勃拉那台大飯店」中的保王，曾受德保二國人士的熱烈歡迎所包圍。但雖在羣衆擁擠之中，他仍能站立不動，他的體格之強，於此可見。現在保國民衆在這位國王之下，參加軸心陣營，而一洗上次戰後所受協約國之辱，誠是萬分可慶。蓋今日小國立國，除一面力求自強之外，更不得不應付複雜的國際形勢——尤其在戰時。現在保國加入軸心，確是一個識時務者的俊傑。（吉人·三十一·四·四）

李查王與伊朗

「我們甯願犧牲自然的美景，而去換取物質的文明。」這是伊朗國王李查在大詩人斐道西一千週紀念席上，對外賓所發的豪語。

李查憑着他的毅力，手創伊朗，成爲工業國。該國工業的進步至足驚人。在短短十數年中，完成了他們唯一的目的。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波斯人民一致擁戴李查爲王，以代替去國已久的蘇丹阿默德。新王卽位，就打破國人的宿命論。爲了鞏固國家地位起見，首先設立一所國立銀行，伊朗的鈔票，由該行統一發行。進一步，廢除了危害波斯國進展的外國特權。

李查在維新前五年，便以「破除舊習慣，創立新生命」爲他的任務。他更換波斯的國名爲「伊朗」，伊朗命名的意義爲「雅利安人的土地」，以紀念波斯帝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雅利安王公。當時雅利安的勢力，除遍漫近東外，更伸展至非洲。尤其在達利歐司和塞克西斯的秉政時代，左右附近各國一致公認大波斯帝國是最前進的工業國。

我們總以爲蘇彝士運河的開發和完竣，不過是距今數十年前之事。殊不知考古家最近在距蘇彝士約莫百哩之遙，通地中海與紅海之間的一條河流內，發掘到一塊很古的碑石，上面鐫刻着：「波斯皇帝達利歐司諭告國人：朕爲波斯人，朕既征服埃及，卽下令開掘由埃及尼羅河直達波斯海岸的一條運河，俾利商旅。」由此可見遠在二千餘年以前，波斯已在着手進行蘇彝士運河的開濬工作了。

十五世紀時，波斯的言語很龐雜，李查王博聞廣見，便創立國家學院，從事研究伊朗的歷史及波

斯的語言。然內中有一點不免令人懷疑及矛盾之處，就是：伊朗以「盡力掃除舊俗」爲急務，而國立學院却以「保存國粹爲宗旨」。

李查王解放數千年來舊禮教壓迫下的婦女，取消了婦女的面幕。伊朗婦女的有參政權（現任參政會議主席爲李查王之女）不能不歸功於這位力圖維新的李查王。

伊朗的工業，開始於軍火的製造。現在境內除建設了製造槍，砲，彈藥，刺刀的軍火廠外，更有一所規模龐大的「皇鷹」飛機廠，一切配備均很新穎，專門製造民用和軍用的飛機。

伊朗的處境十分險惡，羣雄垂涎，已非一日，所以不得不致力於武備，以鞏固國防，國家的歲收，有一半用於擴張軍備，其中包括海軍及航空學校的經常費用。該國最近又向國外購置最新式的軍用機百餘架，足見該國不願給列強瓜分而極謀鞏固本國的安全。

伊朗的軍隊，已採用新式的武器。李查又在王宮的對面，設立一軍官學校，每年畢業的學生，約有八百五十人之譜。由李查親自監督教導，每日侵晨，總能聽得他親自向學生們諄諄致訓，勸導他們不要干預政治。他說：「軍人應當專心軍事，以保衛國家爲天職。至於國策之處理，自有我與政治家和外交家商討而決定之。」學生對於他的訓話，都極聽從。

伊朗的工業，進展得很迅速。天然的寶藏，正在開採中。關於石油一項，已與英國訂有協定，任其採取，這不是伊朗人民所甘心的，但是爲了維持信義，恪守條約起見，也任她去了。英國由此獲得不少寶益。其它鹽，煤，鉛，銅爲該國主要礦產，自從貫境鐵路完成後，鐵從各地運到首都來，由本國工廠提煉成鋼。

伊朗的重要工廠，大都集中於首都，德黑蘭不啻是全國工業的神經中樞。玻璃工廠每日產額爲十

二噸左右。其它還有糖廠，水泥廠等。伊朗的紡織業也很發達。

一九三八年，伊朗的工商命脈——貫境鐵路——建造完竣了，該路北起裏海東面，南至波斯灣海岸。初，李查有鑒於交通爲工業發展之源，故埋頭計劃貫境鐵路的建築。但是沿途高山峻嶺，深水密林，着手頗感困難。一九二七年，李查爲欲完成這條鐵路，以免商工業受蘇聯操縱；不料鐵路的估價，竟超過了國庫所有，不得已祇能向人民要求貢獻人力和物力，幸人民都深曉大義，欣然允應。便在該國兩大消耗品上——糖和茶葉——抽取重稅，等到該路大功告成的一天，統計人力財力和時間的消耗至足驚人。計費時十三年，用費達美金二二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工程師及工人動員五萬名之多。

動工的時候，連夜趕工，在冬天忍受冰天雪地的酷寒（華氏零下三十七度）在夏令忍受陽光的猛曬（卽在最陰涼處，熱度亦達華氏一〇四度），工作地點有時較海平線超過七千呎。每日用水泥一萬噸，炸藥五萬磅。結果毅力戰勝自然，貫境鐵路居然告成了。該路有隧道一百三十一條，橋樑四千七百座，車站九十所。能和世界有名建築媲美，以達利歐司較之李查，他的偉績，恐怕不能專美於前吧。（佩·三十·八）

匈牙利攝政霍第

有着海軍大將的頭銜，而沒有海軍攝政的職，這就是匈牙利的「硬漢」尼古拉司·霍第。他開始掌握政權，正在匈牙利簽訂割土喪權的脫立愛諾條約的時候。他自一九二〇年被選爲匈牙利攝政以來，屈指已屆二十年，時期不能說不長。假使沒有變亂，他的攝政，也許將做到他「撒手西歸」爲止。匈牙利的人民，不致再有任何選舉，來更動他的地位。

霍第今年七十二歲，但看上去，好像祇有六十多歲，每次當匈牙利慶祝收回一九一九年因加入德國作戰而被協約國割去的土地的勝利遊行時，他總是雄糾糾地騎在馬上，第一個開道。

近來他的白馬，時常在參加勝利遊行。當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初試鋒芒，攻入捷克斯拉夫的時候，霍第分得一杯羹，收復了斯洛伐克的東南部，以及喀爾巴什俄羅斯的一部。這塊土地，原屬匈牙利，歐戰後，根據人種自由原則，由協約國割與捷克，而在慕尼黑會議後，仍歸還匈牙利。

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再度佔領捷克，霍第又乘機恢復了喀爾巴什俄羅斯其餘的部分以及斯洛伐克的東部。

這兩次歸併，匈牙利共收復了四千六百六十三哩的土地，增加了一、〇二七、四五〇人的口。同時霍第的眼睛，不斷的在看着匈牙利昔時的地圖，除了已從捷克收回的各省外，因脫立愛諾條約而損失的土地，尙有割與南斯拉夫的哥羅西亞，割與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的巴納特，以及被羅馬尼亞奪去的外雪爾凡尼亞。

霍第是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的多年的合作者，並被目為拉攏德義的引線人。霍第已把匈牙利的命運，投入了軸心國的懷抱，因此，它從羅馬尼亞收復了很多的失地。最近，又得到了軸心的援助，取回了外雪爾凡尼亞的一半。當匈牙利人民，在開慶祝會的時候，又互相的告訴說，霍第不久將從南斯拉夫，收回廣大的高原。

霍第是堅決相信恐怖手段的統治的。他和芬蘭的孟納興男爵一樣，曾率領白軍，在壽命祇有三個月的皮拉孔蘇維埃政府崩潰以後，恣意屠殺與壓迫他的敵人，因此聲勢喧赫，氣燄高張。名記者約翰·根塞在他所著「歐洲內幕」一書中，曾述及一段故事：「當霍第聽得他手下的軍官們在討論布爾希維克黨殺戮時，他說道：『空言！永是空言！而沒有行動！』」根塞批評他說：「所以他的軍官，就在當夜出去暗殺了六十個猶太人與共產黨徒，這就是恐怖的開始。」

霍第的海軍大將的尊銜，是前匈王佛朗慈·約瑟夫賜給他的，但是霍第後來却把他的子孫攆下了王位。他是一個地主的兒子，年輕的時候，投身奧匈帝國的海軍，後以服從匈王，救平叛變而一舉成名。時在歐戰時，匈牙利君制政體行將崩潰的時候，因此他獲得了海軍大將的頭銜，可是他不能行使他的職權，因為大戰結束，匈牙利不得不交出了所有的海軍。匈牙利至今沒有恢復它的海港，但這位徒擁虛名的海軍大將，却在希望着，策劃着。（微波·廿九·十一·廿一）

阿富汗遜王烏拉訪問記

大東亞戰爭赫然的戰果迭創，東亞新秩序的基礎亦日益強固起來。相反地，日趨沒落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苦悶掙扎，隨着印度問題的嚴重化而呈現於吾人的眼前。際此「亞洲人的亞洲」印象逐漸濃厚化的時候，大阪「每日新聞」羅馬特派員小野，特於日前晉謁會因英國陰謀而犧牲王位，現寓羅馬的前阿富汗國王亞孟·烏拉氏，舉行對談。

羅馬之春

記者懷着滿腔熱情，驅車至羅馬阿拉蒂阿街十四號的宅門之前，一座羅馬式古雅的洋樓前，關着一方小小園地，萌着嫩芽的樹枝間，迸出幾聲咕咯的鳥聲，象徵着春光已籠罩了羅馬。國王身穿淡灰色的西裝，雖達知命的年紀，却有結實的身體和飽滿的精神。在位時有阿富汗的獅子王之稱。當下國王含笑出迎，先賜記者一個親密的握手禮，操着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語笑着說：「很好！亞細亞的兄弟啊！」接着把記者邀進他的書齋裏，書齋的壁間，掛着兩幅地圖：一幅是亞洲地圖；一幅是日軍太平洋作戰地圖。在日軍占領區域都撒上一枚繪有日徽的圖畫釘。國王自一九三〇年蒙塵羅馬以來，承義王及墨索里尼首相特別保護，悠然自得，度着閒適生活，以迄於今。記者縱目四顧，見有兩支獵槍擱在架上，旁邊放着各式各樣的鳥獸標本，知道這個阿富汗的獅子王雄風發作時，常常馳騁森林之間，藉遊獵以自慰。

期待日本

國王和記者坐下之後，首對日本皇室的隆昌及日軍赫然戰果表示祝賀之意，繼述他對於日本的信賴與期待。並痛斥英國對付阿富汗及印度的陰謀奸策，憤鬱之情，見於詞色。談到東亞新秩序及日本作戰，帶來了亞細亞的黎明時，欣喜之色，充溢着國王的眉宇。健談的國王直談了兩小時半之久。當論及印度問題時，國王拿出一頁「告日本國民書」，交給記者，殷殷叮囑在大東每日兩報發表。國王接着說：

「我對日本國民最誠敬盼望的，是日本光輝的偉大勝利。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期待，也是整個阿富汗愛國者的願望。我相信日本希望印度獲得自由獨立，如此殷切，全印度人一定高湧着感謝和信賴之情。從前英國爲簽訂阿富汗獨立協定而派遣使節團至阿時，我嘗對其首席代表詢問：「英國對於印度的獨立作若何決定？」當時該代表答稱：「今後十五年中，決予印度完全獨立。」於是我遂在英阿條約上署名。英國代表這句話，給與印度愛國者如火如荼的熱望。那末，英國對於印度人和我所作的信誓有否履行？然則我們所謂的信誓正是他們所謂的謀略，焉有履行之望！我想現在印度人斷不會再上英國人的當了。外傳英國又與印度約，將予印度自治了，依余所信，不過又是英國新式的政治謀略。從前澳洲號稱英國自治領之花，現在英國把澳洲人送到前線去犧牲之後，不是又把牠遺棄不顧了嗎？連和自己同一血統的澳洲人，也這樣的殘酷無情，試想何況其他呢？使成爲英國的自治領，究有什麼好處？我希望印度人切勿再落英國的陷阱！我誠摯地在待望印度能早日獲得獨立自由，我爲了盼望阿富汗的真正獨立，及印度的獨立過於殷切，故不得不離祖國而流亡國外！當此全亞洲解放之秋，而我乃

竟離亞洲而遠在外國，興念及此，實遺憾之至。」

最後，國王又對記者作如下的陳述：

暴露英國

「這在『告日本國民書』中也寫着的，一九一二年，我手下勇猛的軍隊把英國軍隊追逐到南方國境，方將締結停戰協定時，誰料英國早在進行顛覆王位的陰謀了。其後關於承認阿富汗獨立的條約算是簽訂了。在簽字的瞬間，我乃對英國代表特浦斯氏一再叮囑說：『印度的獨立務勿失信！』代表的答語是那麼肯定而堅決：『決不失約，十五年之內一定可以辦到！』當時我一眼望到正在認真地簽字的特浦斯的手上，見他的手指和指甲，異樣的細長，覺得宛如猙獰的魔爪一樣。我想這樣魔鬼般的人說的話會靠得住的嗎？當時我已深覺後悔，果然，不但允許我及印度的諾言，全部推翻，暗地裏進行顛覆我的陰謀也終於告成。此後我即避居羅馬，迄今業已十二寒暑。我堅決相信軸心國必能擊潰英國。像中國，印度，菲律賓等愛國志士，常受日本庇護一樣，義大利真是我最適宜的安息所。就好俠尚義一點看來，日本和義大利，實有共通之處。展開阿富汗的歷史，受英國的詐欺侵略者不知凡幾，俾路支及喀什米爾，不知不覺的落入魔掌之中了。因為阿富汗從前佔有『印度河』以西廣大地域，恢復這些失地，便是阿富汗國民運動的目標。我對於眼前阿國政府，不願加以評論，但以阿富汗人資格而言，希望這個國民志願早日實現。我以為阿富汗應趕快脫離英國勢力的羈絆，另謀應趨之道，才是人民的真正幸福。日德義的世界新秩序實現之日也就是阿富汗幸福實現之時吧！『亞洲人的亞洲』解放的重任，只有委諸日本的雙肩才能有濟。盼望獨立的民族，應各自協助日本而期目的之達到。要知真

正的獨立須流血纔能獲得，我弟茂罕默德·丑米（前攝政）及無任所大臣亞布資爾·哈基姆曾被英國監禁於仰光，若已蒙日軍救出，不知道該怎樣欣慰！他們是愛國志士，也是崇奉大亞洲主義的人，所以或早已被英國暗中謀殺亦未可知。我每晚輒聽東京播來消息，知道日本的國旗，日益臨近我祖國，私衷喜慰，莫可名狀。」（仁譯·三十一·四·一三）

緬甸行政長官巴莫

緬甸被當作『歐洲的緬甸』，已達六十年左右，現在方才回復『東亞的緬甸』之真面目。從來所謂有歷史的國家與無歷史的國家之分別，而其民族自覺性亦顯著地差異，如南洋諸邦，可說是無歷史之國；惟緬甸在六十年前被英國征服之前，尚能維持其獨立國的雛形如史實所昭示，在至今一千年內，有數百年期間受中國的支配，復幾經與印度、泰國等發生衝突，以及與其他土著民族不斷地作鬥爭，因此可謂係沒有民族史的邦國。而發生民族自覺的意識，不過是最近數年間之事，巴莫博士便是指導緬甸人發揚民族意識的大政治家之一。

奮鬥的經過

巴莫博士今年四十八歲，英姿卓越，係太蘭茵族與暹族的混血兒，不是出身於緬甸本族。五歲時喪母，由天主教玻魯大學校長培養長大。一九二九年赴英國入劍橋大學，後復赴法國入穆爾德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不久即回緬甸執行律師職務。因他到底是受過歐洲思想洗禮者，其性格雖溫柔而極剛強，旅歐洲時常遙望本國而興悲，然苦無救國之方法，故回國後做律師不久，即投身政界。一九三二年緬甸正在鬧着與印度似分離而非分離的總選舉，巴莫博士遂乘機出馬，立即主張緬甸獨立。組織莫·敏·比黨（譯音），為代議士而當選。一九三三年為文相。一九三七年為緬印分離後最初所組織的緬甸人內閣第一任首相。在緬甸政治家中，他的眼光最敏銳，他認為要使緬甸統一獨立，須以獲得

青年層人物爲主要目標。他雖信仰社會主義，但在緬甸那樣的被榨取國家，即實行國家主義亦認爲應同情的。因政治思想上略於歧異，而構成自然的政敵，一九三九年二月緬甸發生政治大騷動，他被人稱爲「殺人首相」，備受反對派的攻擊，即前首相烏沙，亦反對他，於是不得不掛冠而去。及第二次歐洲大戰發生後，他復聯合太欽黨，國民黨等組織成自由派聯盟，他自任首相，展開爭取緬甸自由的大運動，而因爲行動太急進，於一九四一年八月被捕，囚於曼俄，最近方由日軍援救出獄，擔任指導緬甸組織獨立政府的任務。

獨立運動的醞釀

最初緬甸民族運動是以與印度鬥爭的形態發生的。此因英國巧妙地利用印人以夷制夷，實行毒辣的印人移民政策，作爲佔領緬甸的手段。被英人所利用的印度人都具有特權，他們來到緬甸，便奪取農業耕地，壟斷商業利益，並且印人與緬人在宗教上既水火不相容，生活方式又不同，加以緬甸人亦已覺悟，於是事事反目，終至發生仰光事件的緬甸民族解放運動。其後演成薩瓦拉吉的叛亂，而告暴動化。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薩瓦拉吉地方的農民，在僧人亞塞英所率的祕密社指導之下，赤手空拳與英兵鬥爭了一年。這次事件擴大至隣近地方，至一九三一年始被英兵鎮壓，指導者亞塞英被捕處死刑，多數參加暴動者被絞死。而脫險之鬥士復在各地糾合同志，實行反英運動，巴莫博士與台蒙博士烏沙首相等亦各率政黨爲謀緬甸獨立而繼續奮鬥。

烏沙首相今年四十五歲，向來被稱爲「日本烏沙」，因他是最主張親日的。一九三七年被舉爲愛國黨（一名敏琪黨）的領袖，他努力促醒緬甸人的愛國思想，而居於反對政府的地位，與當時巴莫首

相會因政見不同而發生過衝突，後來復携手合作。他自被英國拘捕之後，傳說已被送至美國。

汗與血的成就

緬甸政治家中現以巴莫博士爲最高領袖。他於出獄後卽對民衆云：『我在二年前之今日，亦曾在瓦城向諸君呼號，爲爭取我人之自由，必須流血流汗，不斷努力，不惜犧牲。此語諸君當尙可記憶。自由決不能不勞而獲，惟在汗與血中始能得之。我又曾言，緬甸將來必能獲得自由，在當時竟有一部分人民，笑我在發狂言，說我們沒有武器，怎能戰勝英國？那時我便說，我們東方有友人，將來必來提攜，因當時不便明言東方的友人就是日本。現在我們已有新式武器，攜有飛機，大砲，戰艦之日本，已來緬甸援助我們。我在獄中已兩年，但我雖年老，體力漸衰，然因鵠望祖國緬甸獲得自由，終能徒步一哩，逃出英國勢力之外。我之流血流汗，全爲緬甸爭取自由耳。今可爲諸君告者，卽此自由時機已來臨，英國的勢力，業被驅出緬甸，我一觀今日緬甸街頭情形，不禁喜極淚下。自今以後，吾緬甸再不容英國侵略，吾緬甸之自由，已由友邦日本以絕大的援助而獲得。今後之大東亞戰爭，無論延長至何時，我們亦必一致協力。』（默·三一·六·一八）

緬甸前首相烏沙生死之謎

現緬甸人所最關心者，是巴莫博士所主持的新政府的成立。巴莫博士經日軍救援而逃出英國的虎口。反之，自開戰後，由倫敦回國之途中，被英國官憲所逮捕之前首相烏沙氏，至今仍音訊杳然，其命運如何，最近又成爲人們之話題。其夫人烏丹欽女士，近攜其獨養女從避難地回仰光，記者特走訪於其寓所，承告以向來祕密之當時烏氏被捕情況如下：

去年十二月開戰之日，我夫方由美國舊金山乘飛剪(Clipper)號飛機準備至香港，然後轉道新加坡回仰光，當時飛抵夏威夷，即遇日本空軍來襲，惶惶乘原機飛回，而乘客七人因受驚嚇過度，抵舊金山時已入神志昏迷狀態，被送往醫院療養。此消息聳動國際視聽，我亦於美國無線電播送中聆悉，不勝憂慮，旋得總督史密斯氏之通知，謂我夫因不得已擬經由里斯本轉道開羅歸國，大約兩星期內當可抵仰光，憂心方爲之稍抒。

一封最後的電報

不料一星期後，即接獲我夫被捕之通知，在通知未發來之前，曾接到我夫致總督之電報一紙，內云：「我妻現是否在仰光，抑或在蒲羅姆，請代爲探訪，如探悉住處後，請將我之銀行存款一萬盧比交與我妻，專此敬託。」此係私信，亦是最後之通訊，而此一萬盧比，已自英比里銀行領得，然其意味，我至今猶覺得不可思議。我想我夫是否預知將被捕，抑或預料及中途將發生何事，例如逃過英國

官憲之耳目潛入何處，不然既於兩星期內將回抵仰光，何以特致電總督將鉅額存款寄交我。根據此種推測，該電報或係爲暴露我夫之企圖也未可知，而且總督凡事無所不知，何以對於我夫被捕之消息，竟遲遲不通知我。我接獲通知時，係在公佈之前一星期，當時極守秘密，及公佈時緬甸當局卽下令全緬甸縣官，警官，軍隊，謂烏沙被捕恐將引起叛亂事件，須作萬全之準備。我會對當局提出質問，我夫被捕之理由，及身體安全待遇等情形，然被無理拒絕，報上所載公佈逮捕理由爲：『通敵謀叛，彼已自承確有此行爲。』

英國密探在里斯本

我夫因反對緬甸爲英國而戰爭，爲求緬甸獨立，特赴倫敦與英國談判。而英國在日美開戰之際，對於緬甸卽具非常警戒心，加之英國既對緬甸人之要求報以冷淡之答覆，而恐我夫以英國之答覆歸告緬甸國人，引起叛反行動，故先發制人，遂將我夫逮捕。

此係後來方獲悉之實情，而據與英國警察有關係之人說，我夫於抵達里斯本時，與軸心國方面之外交官聚集於旅館作密談，當卽被英國密探窺見，跟蹤於後，偷攝去像片一幀。我夫向來深知英國官憲之手腕，遇事深切注意，此次因身處中立國，或未免略有疏忽，而英國既獲得證據，乃於我夫行抵開羅時卽施行檢舉云云，當時我夫所領導之政黨米吉特黨，在全國中有十萬同志，八千支部，在八人之閣僚中有五位大臣係本黨同志，彼等曾與總督抗爭，要求將烏沙供認罪狀之親筆文件刊登於報上，但總督却置之不理。

孤兒寡婦狀實堪憐

而不久緬甸戰爭已擴大矣，我雖然在萬一不幸之場合或能澈底覺悟。然日念慈父而悲泣之幼女，狀實堪憐，回想我夫自八年前遊歷日本歸來後，對於日本一切狀況備致讚美，假若仍在緬甸，必喜氣盈溢，談論建設等事……

她談至此潸然淚下。（默譯·三一·八·三〇）

泰國畢本首相會見記

小國的悲哀與驕傲

此次與泰國首相畢本會面，甚感興趣。他顯露頭角於政界，係因十年前護憲革命時爲一員健將而然。其涉世經歷與蔣介石氏極相似，如先爲武官派領袖魯安·蒲拉約特下之將領，卒至獲得現在的地位，其經過情形亦與蔣氏相同。他們的革命能够成功，是由於青年將校及官僚們，受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洗禮，團結一致打倒了少數專政之王族所致。惟懷抱此種思想的有力份子造成怎樣的現象呢？其壯年層，青年層之知識階級擁戴軍人爲領袖，漸次形成獨裁政治的趨勢。從這樣的情況中考慮畢本的地位，殊令人感到其前途略帶危險性，但時勢在此一兩年間已轉變了。

自泰國與安南法軍戰爭後，國內民族氣氛更洋溢，畢本一躍而爲海陸空軍元帥，并兼任首相、內相、外相，人們遂以大英雄視之。他支配了他的競爭者，支配了知識階級。將自由主義的思想，吹至九霄雲外。但在沒有強力即不能存在之今日，泰國的實力能否自衛殊成疑問，苟乏適當的與國及指導者，甚難發展成爲近代的國家。畢氏握住這一個見解，故能確立其地位。四月廿三日上午，我和他會見時，是在他的新官邸中。（這新官邸是泰國第一富商拉姆普賣給他的。）他在作種種應酬語之後，接着說：「我在法國砲工兵學校研究時，從法國人方面聽到關於東京的各種事情。我告訴法國人說：我是泰國人，他們立刻對我的待遇便惡劣起來，這是小國的悲哀喲！」他說畢破顏一笑。

但是，小國之人最討厭自稱小國，我在安南，昭南島各處，聽人說，到泰國去最覺得討厭的，是泰國人那種愚蠢的驕傲態度。他們這種驕矜心理，或係對於本國的實力評價過高。然因抱有這種心理，乃能於國際複雜情勢之下，保持其國家獨立。他們向來西受英國勢力壓迫，東受法國威脅，生活於兩面挾持之下。因此，現在可說是獨立的好時機到了。

畢本於十八年前以國防部留學生的資格，赴法國留學。起初研究測量學，翌年師事發明發射信號的巴拉諾夫中尉學習砲學。更卒業於 Poitiers 砲兵學校。他自法國培養成自由思想，對於法國也懷好感。而且對於獨裁政治似不喜歡。但據我看來，完全相反，他近來常自稱獨裁者，其思想與行動，亦分明如此。

獨裁主義者

第一，他將中學以上的學生組織成青年團，發起青年團運動。此種青年團組織，仿照德國的青年團，完全受畢本指揮。並發起汎泰主義運動，以民族全體為對象，發揚國粹主義國民體育運動。因泰國民衆亦與其他熱帶民族同樣具有惰性，而在此非常時代，必須促起其自覺，以及鼓勵國民，尤其是青年們發揚建國的精神，及實踐為國家為公衆犧牲的精神。由此等運動觀之，他的目標及行為趨向已極彰明。他參加護憲革命時的思想，或者不是這樣，也未可知。

第二，他近來主張遷都。遷都的理由是盤谷蚊子多，非常不衛生。即在國防地位上，亦甚欠佳。

屢遭暗殺未遂

他曾被汽車夫狙擊暗殺未遂，被人下毒藥暗殺未果，也曾被手鎗打而不中要害。他過去已脫了幾次惡運，現在想遷都，或者是爲保衛自己起見吧！因遷都在他更能免除危難之故，他看中現在的首都羅武里爲候補京都，第二候補京都都是清邁，但此兩地在施政上均有鞭長莫及的缺點，因此使他躊躇不決。他關於遷都問題這樣說：『呀！在這二三年內要遷都是很難的，因爲那邊的水太惡劣，而清邁（清邁是彷彿張家口的一個形勝地，西南有八千五百尺高的山峯聳立，名爲德意安山，北面有千達荷山，東北橫互着巴喬連山，西面橫互着斯特武連山，其他街道很美麗。）因接近緬甸國境……』他說到這裏忽然大笑起來，這是快意的笑，抱有希望的笑。他的心充滿着希望。故遷都論雖以國粹主義，民族主義爲骨幹，尙有上述的別的理由。

泰國經濟生活

民族主義與國粹主義，有不必與列國協調之處。他在任國防相的時候，議員們有對於國防費作留難時，他便高聲叱喝議員們，倘若新加坡某國軍登陸，泰國若沒有強兵堅塞的壓倒武器，必招致不可預計的流言蜚議。此次日軍進駐泰國，盤谷方面的內行人，雖明知畢本的旅行是預定的，可是外間即發生種種反宣傳，謂畢氏不在盤谷，或謂其住在地祕而不宣，但畢氏却與文相，海相，藏相等努力促成與日本協調之舉。而詢其對於大東亞戰爭之見解如何，他即昂然答道：『日本係實行大東亞戰爭及大東亞建設之有力指導者，泰國不但尊敬之，而且信賴之，決定與日本共同生死。並深信我們的陣營必獲勝利，且須斷然完成此勝利。』

他是精神很好的人，倘對他有所質問，即爽快地回答，這是獨裁者所應有的態度。他一面談話，

一面不斷地拿出香烟來請我抽，且常微笑。我毫不放鬆談話時機，問他對於此次戰爭中泰國國家經濟問題之信念如何。他答道：「戰爭必然長期化，從而經過若干時日，自難免發生物資不足的情形，故當在民衆能够負荷困難之限度下，努力訓練之使從事生產。另一方面則計劃振興國內產業。尤其是改良向來依存原始產業之政策。努力振興近代工業。」現在泰國之經濟生活並不困苦，無論食糧，果實，生活必需品等都很豐富。泰國係農業國，對振興農業尤爲切要。其農民人數，已由佔全國人數七成半增至八成。而在農業之中，米之輸出貿易，現佔全部農產品輸出額五成弱。至於烟草、玉蜀黍、棉、豆類等之合計數量，較之米的數量，可謂九牛之一毛。惟米之收穫，尙未至較原始農業時代增加一倍。其他部門如錫、柚木、橡皮等之產額，亦遠不及米的產額。畢本首相關於此點，亦言及企圖發展機械生產，惟未談及具體的辦法。而我亦未聞及泰國政府關於這方面擬有何種方案。此次安南割讓於泰國的土地，其面積在北部方面爲一八、一二〇平方公里，南部五〇、九一四平方公里。其總面積等於日本九州與海南島的面積總和。而其中南部係適於耕種水田的土地，這對於泰國農業之前途，有無限的希望。

對印度問題的見解

在蔣介石及克里浦斯訪問印度，日軍攻擊緬甸將告成功之際，他對於印度問題作如下談話：「印度國內之複雜民族互相對抗，及其如是民族性，要以自身的力量，完成自力更生，自由，獨立之舉，殊爲困難。所以先決問題，應是藉強國之力逐出英國人在印度的勢力。此舉完成之後，所謂「印度係印度人的印度」當可由印度人自身實行之。」這一段話係暗示日軍於完成救平緬甸之後，對於印度的

大任務。

緬甸方面而英渝聯軍之總撤退，係渝蔣潰敗之現象，而他對於蔣氏沒有東亞人的自覺，不勝浩嘆。重慶之踏上末路，對於泰國却有異常的希望。此次日泰東京會談之結果，已獲極良好的成績。他擬以清邁爲未來京都，乃深謀遠慮之一。

文化方面種種

最後，我問他關於泰國文化運動之情形，他說：「泰國雖然是比日本及其他先進國文化落後的小國，但欲努力追隨先進國之後。對於各方面，漸漸樹立獨具的計劃。學校方面之建設也如此，已在規模擴張中。又，即在極細微問題方面，如國民服裝等，亦注意及之。（他說到這裏不覺笑起來）因曾下令教人民戴帽子，穿鞋，而接到很多非難的來信呢！但是，那是非這樣做不可的，在文化上，我們總不能與黑人的文化水準相等的。」

我在與畢本首相會面之前，曾會見泰國外務大臣（兼不管部大臣，國立藝術院院長）韋若特，交換關於文化問題的意見，茲附錄韋氏的意見於下：

泰國係亞洲南部文化上的歷史地理之中心地。例如印度的宗教，緬甸的美術及舞蹈等，今日悉在泰國保存之下。而泰國本國的固有文化，至今仍依舊保存。

在大東亞戰爭進入建設階段時，同時泰國之南部亞洲文化基地之重要性，亦必然提高。從而東亞一大強國之日本，其文化必須普及於南方獨立國之泰國，而泰國亦希望友邦日本深切地了解泰國之文化，而同進入文化提攜之階段。目前如對於學校教員之互相交換，派遣留學生至日本等事，泰國政府

已與日本駐泰公使矢田部氏締結協定。基於上述協定，泰國目下對於學生人選及派遣參學團已大致決定。其次泰國所翻譯刊行的關於日本方面之歷史及其他方面書籍，對於理解日本上，係一重要事件，但現在直接由日本語譯成泰國語，尚有困難之處。余以爲此項問題，當於國際文化振興協會上，協商適當的辦法。

韋若特氏關於文化方面的見解如上。他是提倡大泰國主義之第一人，而且對於藝術有深厚根底。他能自作歌曲，其夫人係跳舞學校的校長。畢本首相因身兼海陸空軍元帥等職，關於外交方面的繁忙事務，大多委韋氏措理。雖然如此，但對於國際廣播演說等，畢本首相必親自檢查，一字一句都小心注意。我在與韋氏會面之一小時內，尙見韋氏與首相通電話。

畢本首相在青年時期中，常獨自散步於曼欽（盤谷市內）的草原中，茫然地沉思。其時他所作的浪漫的夢，於今漸見諸實現。這茫然的豐姿，與今日自誇爲獨裁者的境遇相對照，殊有相去雲泥之感。

從各方面看來，泰國欲成爲現代國家，至少須再努力三十年或五十年。惟畢本首相向余誓言，決心完成建設大東亞的任務。（默·三一·七·一〇）

印度二鮑斯

自大東亞戰爭爆發，印度展開激烈反英後，印度各領袖，如甘地，尼赫魯等人，是更加引起人們的注意了。

在這許多領袖中，尤以亡命在柏林的印度國家主義領袖蘇勃哈斯·卿特拉·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最爲人們注意。差不多每隔一星期或兩星期中，我們都可讀到他精闢而又激烈的反英運動的言論，他的活動無論在歐洲和東亞，都曾經發生了很大的作用，因而，使得倫敦的紳士們爲之震顛不已。不久以前，「路透社」便曾發出鮑斯在飛日途中墮機殞命的消息，而事實上蘇勃哈斯·卿特拉·鮑斯却仍舊留在德國，且從未離開過德國一步，這種消息，不過是「路透社」有意對鮑斯的誣蔑吧了。

東京也有一個鮑斯

不過在東京也有一個鮑斯，但不是在柏林的國民黨領袖鮑斯，而是印度獨立運動領袖拉希·斐哈列·鮑斯氏(Rash Behari Bose)。

記得，在「路透社」傳出柏林鮑斯飛日墮機殞命的消息時，日陸軍助理發言人松田中尉，在招待新聞記者時，就會經發表過否認三月廿九日「路透社」所傳印度人鮑斯已在日本附近墮機殞命的談話。松田中尉稱：「印度大會黨前會長鮑斯，現居德國或至少在歐洲某地，惟另有著名之愛國印度人

名鮑斯者，現居日本，曾於星期一夜向印度人民發表廣播演說……。「可見得蘇勃哈斯·卿特拉·鮑斯不僅沒有飛日墮機殞命的情事，且同名鮑斯者尚另有其人。」

印度獨立運動領袖之一

拉希·斐哈列·鮑斯氏係印度獨立運動大會領袖之一，今年四十一歲，爲蘇勃哈斯·卿特拉·鮑斯之族弟。一八三四年曾在印度從事獨立運動而被捕入獄，一九三六年出獄後，曾遊歷泰國，緬甸各地，考察各該地政治狀況，增加個人見聞，並從事指導獨立運動。

大東亞戰爭爆發後，氏即毅然赴日，在東京成立印度獨立運動總部，與東亞各地分部取得聯絡，展開極活躍之反英運動。並於三月廿八、廿九兩日，在東京山王旅館召開大會，抵達東京出席者計有上海方面之甘恩氏，馬里克氏，馬來方面之刺茄橫氏，滿鮮方面之基爾氏，高霍氏，曼能氏，泰國，新加坡方面之阿依耶爾，阿格刺姆，薩彌殺，刺戴耶能達諸氏等數十餘人，氏並發表談話：「因大東亞戰事之連戰連勝，已使世界政治史，文化史，民族史起了一百八十度之轉變。我國印度無論民族，文化，宗教各方面，與日本均有密切不可分離之關係，現在已得到對英國總清算之絕好機會，關於此點，無論在印度國內及國外各地之印度國民無不非常認識清楚。」

建設印度人之印度

「二月十六日及三月十三日二次聽到東條首相支持印度獨立運動宣言，同時看到在香港，馬來前線日軍將士之公明正大的態度，此實係大東亞宣言之具體表現。吾人建設印度人之印度，亞細亞人之

印度的夙志愈益旺盛，目前獨立運動已彌漫東亞各地，因此此次經東京獨立運動總部與各地接洽結果，決於本月廿八、廿九兩日在東京召集大會，以資聯絡。」

氏於日前由東京抵達盤谷，十三日曾在盤谷發表反英談話，並召集第一次印度自由會議，同時，宣稱即將成立東亞印度人民反英運動之常務委員會，從事更規模更計劃性的反英運動。（三一·六·一七）

反英鬥士甘地

五次入獄，六次絕食！

一九四二年八月九日的侵晨五時，甘地前一日還發表了對英帝國「最後的良心呼籲」要求英帝國退出印度，終於又在英帝國的拘捕之下，作第五次的入獄了。

甘地的畢生事業，就是印度的獨立解放。自從他去年入獄以後，半年來，印度的反英潮，雖然在表面上受到極大的鎮壓，然而，暗流愈趨愈湧，大有衝潰英帝國最後柵閘的形勢。而消息傳來，被尊稱為聖雄的甘地，因為抗議全印國民大會黨不負暴動之責及其本人繼續被拘兩事，於二月十日開始第六次的絕食了。轉瞬三週，甘地並未因絕食而死，可見他底精神抵抗力怎樣充沛了。

甘地是一個跟印度廣大民衆脈脈相通的偉大領袖。在印度，以地位與聲望而言，僅次於甘地的尼赫魯，曾經在一篇文章裏寫道：「……我們與他同工，在他底領導之下，爲一個偉大的運動努力，這已經是我們一生中最大的光榮了。對於我們，他代表印度的精神和榮耀，渴望着他底生於憂患的億萬民衆得以解脫無數的重擔。不列顛政府或其他方面對於他的侮辱，已經是對於印度民衆的侮辱了。」

所以，我們可以從他的每次入獄或絕食中，看出印度獨立運動的脈搏來。

甘地第一次被捕，正是他在南非洲領導非暴力抵抗運動的期間。這一運動的成就，不但是關係甘

地個人一生的政治生涯，也給印度的反英抗爭運動，奠定了一個基礎。甘地回國以後，爲了民族的獨立解放，被捕，入獄，絕食，釋放，循環了若干次，也無一次不正當運動的高潮，他是準備「不成功」，即「成仁」的。

非暴力及劍的教條

甘地對於他所領導的非暴力運動，曾經這樣解釋過：

「這在定名上儘管顯著的消極，倒是有發動力的方法，是對於暴主的意旨的馴服的反面。這並不是怯弱者對於行動的規避，却是勇敢者對於邪惡和民族屈服的拒絕。」

一九二〇年，他更發表有名的論文：「劍的教條」，大概的意思是這樣：

「我深信，一到只有在懦怯和暴力兩者之間作一下選擇的時候，我就要主張暴力了。印度與其在懦怯的狀態之下，做着含垢忍辱的無告的犧牲者，我是寧願使得印度用暴力來保衛自身的榮譽的。然而，我却相信「非暴力」比暴力高明得無限，寬恕則比懲罰更有大丈夫的氣概。……

「寬恕足以修飾軍人的品格的。可是，只有當操着懲罰的權力的時候，自制才算得寬恕，如果懦弱無能的生物要行使寬恕，那就毫無意義了。耗子一動不動地給貓子撕得粉碎，這是算不得耗子寬恕了貓的。然而，我却不相信印度是懦弱無能的。」

「力量並不是從體力上發生，却是從不屈不撓的意志發生的。」

「非暴力是我輩的法則，正同暴力是野蠻人的法則一樣。野蠻人的精神蟄伏着，除却體力的法則以外，什麼法則都不知道。」

「我要印度一面自覺着本身的力量和權力，一面實行着『非暴力』。我要印度認識她有的是不能滅亡的靈魂，能够從各種物質的衰弱狀態中間升發起來，抵敵全世界的物質力量。」

這不是在冰冷的後面燃炙着火一般的熱情嗎？這不是向全世界的暴力及其行使者最有力量的挑戰嗎？

羅曼羅蘭論甘地

「他的確是鎮靜的，明白的，他的心裏並無虛榮，他這個人同全數其他的人一樣。」

「他的全部生涯是一串基於事實的經驗與理論的鎖鏈。斯賓挪莎與甘地都認為：無論在思想方面，或實行方面，真理是一個出發點。因為出發點的自身便是從人類心靈上迸射出來的熱情，真理便是生命的動機。若是缺乏了這個動機，熱情也沒有存在的意義，而將自行滅亡了。對於甘地，真理就是他生命的鵝的，他是爲了真理而生活。他的一生經驗，是先在他自己本身，並在他人的身上檢點真理的正確性和其效能。」

「他是一個只缺少了十字架的基督。」

蕭伯納的觀點

關於武力與非武力的問題，辛克萊曾經在給甘地的信上寫過：「我自己的祖宗們是由於用武力奪得自由的，這就是說，他們打倒英國君主制，造成一個自由共和國的。他們又是用武力廢除美國用黑種當奴隸的。倘若有機會可以用武力解放被壓制的人民，我是以爲然的。同時，我却承認如甘地這樣

的人，很可以使我慚愧，因為我是勸受壓制的人們用武力的。」

至於蕭伯納，他自己是愛爾蘭人，所發表的觀點更耐人深思了。他說：

「據我看來，我只能說，我並不相信，無論什麼純粹消極的政策有什麼效力，除非是為愚蠢的保守而用。」

「我們所以反對用兵力強逼，並不是因為兵力無效，其實是很有效的，不過用兵力的諸多效果，是不能計算的。主張用兵力的人，計算着會有什麼效果，殊不知所得的，往往與所計算的適得其反。」

「英國是用兵力征服印度的，又是用兵力壓制印度的。印度能用武力得到自由，與愛爾蘭用武力獲得自由一樣。這是歷史的事實，不必否認的。倒不如說老虎向來不能用暴力求食，不抗拒的辦法將把老虎改作吃米飯的獸。這件事的邏輯結果，就是：只要有一個印度人活在世界上，英國將永遠不能安穩，只要有一個英國人活在世界上，印度也永遠不能安穩。一旦武力發動，人們就犧牲一切以求穩固，而穩固是絕不能得到，求穩固的，要走過無窮的血路，所以暴力最後必至於絕滅人類。所以人類的良心覺得暴力是一件惡事，最後必至於破壞暴力所欲保存的。」

宗教與政治的合流

甘地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對人，對事，以及對印度民族的解放，是以宗教為出發點的。所不同的，別人只能把宗教放在個人的得救上，而他却把宗教與政治合流。他在印度所發動的是一個「不抵抗的抵抗」，第一步使他的從者不參加那剝削他們底基本人權的社會生活，這就是不合作；第二步訓

練他們，使他們不以暴力加諸壓迫他們的人，這就是非暴力。最後的一步是領導他們去做那些爲壓迫者服役的義舉，這就是靈力。

甘地在他的自傳裏，曾經這樣寫過：

「若要與瀰漫宇宙的真理的精神面對面地相見，我們就必須愛天地間的最卑微者，如同愛我們自己一樣。一個有志於此的人，因此便不能對生活的任何方面，取超然的態度，就是爲了這個原故，我對真理的追求，使我不得不投身於政治。我可以毫不遲疑的，並以最謙卑的精神來說，凡以爲宗教與政治沒有關係的，那是他沒有懂得宗教的意義。」

甘地是一個「忘情」的苦行者，然而，他是入世的。在當今的偉大政治人物中，真真能够把宗教與政治合流，領導四萬萬民衆爭取民族獨立與解放的，他是第一個人。

和尼赫魯的關係

時代太殘酷了，歷史也太殘酷了。儘管甘地對於印度廣大民衆具有一種無可抗拒的魅惑和微妙的威力，儘管他仍舊以年邁力衰之軀，赤手空拳地向英帝國統治者對抗，然而，他具備了古印度的一切缺陷，甚至對於壓迫印度廣大民衆的社會制度加以支持。

甘地對於印度所能盡的，已經盡了，脫離英國桎梏和領導印度的責任，逐漸地降臨到新人物尼赫魯身上了。

尼赫魯是甘地的從者，同工和繼承者。雖然「青出於藍」，而尼赫魯對於甘地的崇拜和信任，決不因自己地位的提高而減其毫末。在印度，大家公認這兩位領袖是二而一，一而二的。

而本月十九日東京朝日新聞宣稱：甘地於十七日曾對印度總督林列資戈要求會見國民會議派領袖尼赫魯，考慮本人萬一絕食身死時，或將印度民衆獨立運動的指導權授予尼氏。

高齡七十四的甘地，爲了印度的獨立解放運動，作第六次的絕食，雖然三星期倏然期滿，他個人仍陷於死亡底黑影的幽谷之中。

印度是中國之友，是全世界被壓迫民族之友，在這裏，我們遙向印度的聖雄——甘地致一誠摯的祝福，祝福他必然可以獲得光榮的勝利。他是印度四萬萬民衆的一面鏡子，在精神上是永遠照耀着的，更將是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一面鏡子。

末了，我們以正義與良知，向英帝國提出嚴重的抗議：無條件地釋放甘地！
印度總督林列資戈誣責甘地不應以絕食爲政治的恐嚇，如今絕食期滿，並未完成其預期的目的，這簡直是不可恕的莫大侮辱。

甘地已經表示不以自由人的資格而絕食，更不願意在虛偽的情形之下希冀釋放，可見他所爭的是公理與正義的勝利。（克之·三二·三·六）

新中國叢書

第三十種

時局物

第二集

編輯者·新中國報社

出版者·新中國報社

電話一五一四三

總發行·街燈書報社

經售處·南京建國書店

蘇州新國民書店

全國各大書局均售

定價·每册十元

出版期·民國三十二年九月